熊勿軒先生文集

附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熊勿軒先生文集

附錄

熊鉌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許序

文之傳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爲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關世教其用歟。求其眞才實學。全體大用。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統緒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先生諱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自幼有志道學。師事文公高弟輔氏。講貫聖經賢傳之旨。沈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宋度宗咸淳進士。授邵武司戶參軍。時四方繹騷。道梗不赴。及宋社既屋。遂隱於雲谷。卜築鰲峯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四書、六經、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臺。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稿。竟以疾卒。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火。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學句解、傳於世。鰲峯嗣孫熊澍家藏遺稿。存十一於千百。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爲八卷。傳諸家塾。二世孫斌判惠之博羅。慨念先世手澤。重加考訂。繡梓以傳。求予序之。可謂孝子慈孫之用心乎。捧誦再三。不能釋手。夫有命世之大賢。斯有及門之高弟。先生生文公考亭闕里。雖未及門受業。其眞才實學。著書立言。實有功於文公也。惜乎遭宋叔世。不能以竟其蘊。乃時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然其遺書尚存。嘉惠後學。於以立綱常。關世教。紹統緒。實斯文之幸。天下後世之幸。豈顯晦用舍。足爲先生輕重哉。矧逢聖明。崇儒重道。列之先賢祀之學宮。亦可謂無負先生之功矣。斯集之傳。若星辰麗空。江河行地。遠而彌光。久而彌芳。不可以時文例論。顧予何人。而敢僭序先生之文耶。然以判簿公之請不容辭。故序其大略如此。判簿公讀書善吟。清愼詳雅。民咸悅之。蓋

無忝先賢之後云。大元至元十七年。三月吉旦。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河內許衡謹書。

原序

士之以聖賢自命者。其明體達用之學。不爲浮華詭遇。一以世道爲心。不得大行。則用之以羽翼經傳。其學爲有本。而後其言爲足傳。武彝勿軒熊先生。生當宋季。受業於朱子之門人輔氏。年弱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喟然歎曰。學在是矣。因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爲有體有用之學。每病世之儒者。議論多而踐履少。詞章盛而事功衰。以故特立不肯遷就。觀其謝鄉舉貢舉兩書。於感恩知己中。惟以讀書濟時相質證。其氣節有過人者。先生見道不可行。乃卷而懷之。與諸弟子結廬武彝。旁搜遠紹。接墜緒之茫茫。衍紫陽之正派。作詩云。斯文一縷千鈞日。我輩三經五典身。其擔當斯道爲何如哉。所著若干集。蓋經行世。其文俱在。無非本義祖麟戡之旨。爲明體達用之言。有裨後學。良非淺鮮。至於別配享而正孔廟之儀。黜邵馬而定五賢之祀。百世不能易焉。昔人謂朱子爲聖門功臣。若先生者。不又爲朱子之功臣與。聖朝崇尚正學。隆禮先賢。先生之言。固宜琬琰珍之。球圖重之者也。余既景仰先生之爲人。而又樂其所學之有本。因爲重梓其集。播之海內。使有志聖賢之學者。慨然而興。是則先生之澤也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熊勿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孝經大義序
史纂通要序
農桑輯要序
翰墨全書序
題童竹澗詩集序
送胡庭芳序
送胡庭芳後序
送詹君履學正序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贈地理吳竹澗序

贈熊雲岫挾星術遠游序

卷之二一

序　跋
麻沙劉氏族譜序
江氏族譜序
四時治要方序
蔡氏春秋後序
跋交信錄序
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
熊竹谷文集跋
跋謝春堂詩義後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跋姚氏族譜
敬齋銘箴跋

卷之三

記

考亭書院記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晉江縣學記
閒樂堂記
虛直軒記
北苑茶焙記
曝背龕記

卷之四

論　議　疏

帝堯萬世之功論
虞君思輔少康復國論

孔甲豢龍論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湯執中立賢無方論
商鞅徙木立信論
漢主不拜嵩夫論
祀典議
重修武夷書院疏
刊儀禮經傳通解疏
重建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
洛陽新建同文書院疏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代母梅庵題考亭書院祀田疏
重建御史坊富義橋疏
重建會文橋疏
重建麻沙書錦橋疏

重建莒口橋疏

卷之五

文　啓劄　說　銘

答戒酒文

建同文書院上梁文

鼇峯祭先聖文

又

又

又

又

謝鄉舉論學

謝貢舉啓

聘啓

又

回定啓
又
又
熊回虞
易卦說
適堂說
虞彥忱字說
張以謙字說
約我齋銘

卷之六

附錄
勿軒先生傳
題勿軒先生行狀
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

送退齋東歸序
與退齋論學
鼇峯書院記
送退齋歸武夷 六首
登雲谷呈熊退齋
贈退齋同年貢舉
鼇峯書院舍菜禮成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 熊禾撰

序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大略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而孝經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之百姓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敍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率是而行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宗支庶蕃道化流衍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於四海之內人皆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牙甲之微無不得所而後爲孝之極致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於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註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漢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

贅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幷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朱子。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於易四書爲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註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爲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大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鄱陽董眞卿。訪余雲谷（一作武夷）山中。手攜父書。有孝經大義者。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易曉。熟玩之。則其間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輒爲刊之鼇峯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文公一用之於滕。而四方草偃驩動。拓跋帝再用之於魏。至使鄰國君臣。聳動愧悔。而不自已。生於其心。發於其政。今考二君行事。皆班班有三代之風。而況不止爲滕魏者乎。嗟夫。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矣。悠悠蓋壤。人極未墜。豈無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者。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

朱晦翁八歲。通孝經大義。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序中具見私淑之意。（葛屺瞻）

昔人有言。孝經一書。足以立心治國。何用多爲。信如先生所言。（郭宇山）

孔子備三才之道。曰。我行在孝經。漢孝宣時。二疏以之訓儲。孝章時。介胄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言北

向讀孝經。賊自消滅。甚矣孝經之不可不講也。熊之璋

史纂通要序

堯迄今年。六十二甲辰矣。自是以上。年代不可考。意混茫初開。洪水未有洩。距洪荒之世。未甚久也。邵康節以元會運世。推皇帝王伯所自始。開物至堯甲辰。歲數甚闊。大抵三皇之世邈矣。其不可徵矣。五伯權利。又君子所不道。有天下者。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二者而已。外此皆他道也。蓋嘗纂帝王大紀一編。託始帝堯元載。下逮威烈王二十二年。以爲古今一部通史。適吾友胡庭芳。挾史纂通要來閱。甚有契焉。益相與討論。閒亦蒙收節。不廢其言。蓋以人心道心。爲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決。此河南程子所謂三代而上。純是天理。三代而下。純是人欲之意。而武夷朱子。與永康陳氏。所以反覆論辨。而不置者也。可謂確論矣。余又爲之躊躇卻顧。而有感於濂溪周子之言。通書不云乎。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噫。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聲色。或以貨利。投吾之欲。千條萬端。大抵親賢臣。遠小人。則陽明勝。而天理用事。此其所以治而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則陰濁肆。而人欲用事。此其所以亂而亡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皋、益、伊、萊、姬、呂之爲臣。皆以輔弼之職。居師保之位。其從容啓沃。贊導彌縫。所以納君當道。而格其非心。其功端不細矣。後世人主正心之學不講。大臣格心之道不明。其患蓋本於無相業。無師道。上之人往往好臣其所教。而尊德樂道之意未有。其在下者。又道失正傳。學昧原本。至於事君。亦苟焉富貴利達而已矣。茫茫宇宙。至以天下之大。而無可相。以天子之尊。而無可師。千五百年。泯泯棼棼。亂多治寡。厥有由矣。嗟夫。

天生斯民。果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輒贅數語。以廣庭芳未盡之意。庭芳復謂余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一心無取舍之極。則焉知其賢而用之。然則天理人欲消長之機。正君子小人進退之候。周子固不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乎。此愚之所以決然以人心道心爲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機者。非虛言也。輒次其語。使覽是編者。知所本。而庭芳之言爲不可易云。

如讀孔安國尚書序。典質樸茂。足弁四代之首。葛紀曠

當時如濂洛羣哲。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宋之所以不得與於斯文也。郭宇山

陳明卿先生謂史記爲古今大織手。亹亹千萬言。澹雅若亡言。漢書爲古今大槩局。錦江濯紅。上盬下麗光瑩。皆莫能及。此特言刺含敍事。典重森嚴之文矣。夫文所以載道也。道之不明。文雖巧奚益哉。以人心道心。決古今興亡。誠千秋金鑑。熊之璋

農桑輯要序

古農桑輯要一編。迺大司農司頒行之書也。前建安郡丞張侯某刻而傳之。將以廣朝廷務農重本之意於天下。誠使家眞一本。奉行惟謹。則人人衣食以足。而風俗可厚。教化可興矣。抑孟子之言田必百畝。桑必五畝。雞豚狗彘之畜。必不失時。然後黎民可以不飢不寒。老者可以衣帛食肉。蓋三代所以極其品節制度之詳。以盡其輔相裁成之道。有天下者。萬世所當取法也。嗟夫。二千年疆理之政。一壞於戰國之慢經界。再壞於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於國實民富之時。荀悅均田之論。又不用於土曠

人稀之後舉天下農桑大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歸於兼幷豪強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飫粱肉而耕夫織婦終歲絲絲而計粒粒而數有不得以遂其一日之溫飽者矣不反其本而汲汲焉末節之是詳不能制民之產則雖朝講夕究徒爲空言月要歲成亦無益於實政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天下者夫豈無所俟哉每愛元魏後周口分世業之法至桑麻田產亦各有給一時斯民生意津津可以三代使自隋迄唐守而不失勿開買賣之門勿變兩稅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夫豈寥闊而難行哉老癃遺氓欽覩詔書蠲農租十分之二永爲定式不覺舉手欣賀曰此王政之始也何也南北風氣雖殊大抵農戶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主戶奉公上之餘誠能復損其二以益之則所得佃租視采地之祿亦略相當矣誠能舉而行之以漸復古者五畝百畝之制使貧者得以受野人之田而食其餘富者得以享君子之祿而不失其養賦稅可均徭役可省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經制一定豈惟三代可復雖爲上古耕鑿擊壤之民可也何幸身親見之

春蠶不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良繇古法不復經制久湮矣不尙空言而圖實政眞不減樓壽玉之圖豳風也葛紀曉

考古者謂漢儒在宋人之上如董如賈醇乎醇者也劉向匡衡大醇而小疵如此言言實政直駕董賈之上何論晉魏乎考古者辨之熊之璋

翰墨全書序

文公嘗言。制誥是君諭其臣。表牋是臣諭其君。然則近世士大夫以啓劄相尙。無乃交相諭者乎。書坊之書。徧行天下。凡平日交際應用之書。悉以啓劄名。其亦文體之變乎。省軒劉君應季爲此編。命曰翰墨全書。凡儒者操翰行墨之文皆具。非但啓劄而已也。其所選之文。大略變俗歸雅。返澆從厚。去浮華。尙質實。多是先哲大家數。而時賢之作。亦在所不遺。斯亦可謂之全書矣。蓋嘗因是而論之。文之體。莫善於詩書。君之於臣。誥命而已。卽後世書疏之體也。紀述之體。如堯典、禹貢等作。後世紀志碑記敍事之文始於此。問答之體。如微子、君奭等篇。後世論辨往復之文始於此。若後世詩詞一類。則自虞夏賡歌而下。備見於三百篇之風雅頌。舍是之外。亦未有能易者。至制誥牋表啓劄。肯爲駢儷而後文始盡變矣。甚者紀事實錄之文。亦爲四六之體。吟詠情性。且尙對偶之工。至於末流。連篇累牘。雖百千萬言。而辭不足。果何日而可復返於雅厚質實之歸乎。且劉君此編。自冠昏以至喪祭。近自人倫日用。遠而至於天地萬物。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畢備。其亦異乎世之所謂啓劄者矣。其閒俚俗之言。異怪之說。雖不能悉去。亦必爲之訂其謬誤。而究其指歸。劉君之用志。亦可尙已。劉君力學善文。與余講學武夷洪源山中者。十有二年。所造甚深。此特其游藝之末耳。平磵伯氏爲刊是書。君之可傳於後世者。固不止是也。輒書編端。以驗觀者。

畋漁六籍。徒捋春華。學人所歎。去駢儷而歸雅厚。大文所爲瀾檨也。先生之論。自是挽回世趨。葛屺曉詩書爲文詞之祖。其精采香光。自滿於天地而不敝。又何事六朝三唐窮工異曲乎。觀此信是先輩典型。郭字山

虞夏之文渾噩而已。殷人明肅。周人和懌。體制俱備。漢之子長。唐之退之。宋之歐、蘇。亦各本其意義以行之。庸有加乎。熊之璋

卿雲喜起。嗒然天機。里巷歌謠。悠然言永。彼唐山夫人而下。蘇李十九首。猶不能嗣其遺響。況其降此者哉。熊熙膚

題童竹澗詩集序

古之君子。立身行世。節行爲上。辭藝次之。胷中有所蘊抱。非假是不能自達。故可以見情。不可以溺志。詩其一也。古三百篇。上自朝廷。下至委巷。性情之所發。禮義之所止。千載而下。誦其詩。知其人。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孤憤憂切。皆自肺肝流出。故可傳。不然。則雖嘔心窅思。極其雕鏤。泯泯何益。近代詩人。格力微弱。駸駸晚唐五季之風。雖謂之無詩可也。童君敬仲。氣誼節槩人也。所居在江閩之間。壯年有經綸志。知時不可爲。則退而居鄉。善俗。其急難好義。屹然爲一鄉保障。衣冠善類多歸焉。平居瀟然閒適。築室萬竹間。哦詩讀書。無復一毫羨慕其外之意。君之樹立卓卓如此。固不求以詩名也。君詩曰。閒從理亂觀風教。每到急難知世情。君之心事蓋如此。又曰。故國有喬木。好山多子規。忠愛懇切之情至矣。余之所以悵悵於君。先節義。次辭藝者。夫豈徒哉。

有翛然出塵之槩。葛屺瞻

詩以道性情。凡忠臣之孤憤。孝子之泣血。以至勞人思婦之忿懣。皆於詩焉發之。公卽以喬木子規之

句而卜其忠愛懇惻之情洵如尼父所謂察其所安也。熊之瑛

送胡庭芳序

宋南渡初武夷文定胡公造行都有以程氏之學盛行爲言者公輒愀然曰吾方以程氏之學不行爲懼何謂盛行邪豈誦習其說者皆可以言程氏之學邪余讀書武夷山中有胡君庭芳自新安攜一編書來訪究其業蓋自朱氏而尤粹於易匽山中三閱月相與考訂推象數之源極義理之歸書成余已爲繫語其後矣又復相與推究文公所論他經大旨重維詩書二經訓義已具獨三禮通解猶未完書而春秋則僅發其旨要白鹿臨漳所刊尚有望於後之人余知非其任而竊有志焉春秋一經蓋竭精力者九年而稾本燼於丙子之厄俯仰十載學殖荒落余交游多矣論經說理鮮有如君者何幸得因切磋究之相與纂述以成一家言豈非宇宙間一大快事乎胡君曰諾歸將考隸一經焉明年春當賫糧武夷山中以畢斯業噫道同千載若合符契志同千里若共肝膈天地茫茫微人奚立微道奚存今考亭紫陽乃道南一大鄒魯也君之是行豈非斯文風氣之一會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君其勉之臨行且求一言爲別余爲之躊躇卻顧深有感於文定胡公之言而告之曰前所云亦誦習其說而已文公歿且百年門人傳習寖益失眞余以爲文公之學不行文公之道不傳也曩游浙中嘗因受業於敬堂劉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勉齋黃先生、潛室陳先生論學之要旨然後乃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誦說不同度也蓋必有以出乎其外者乎因我同志輒發其端君之學源於盤澗董

先生江東文獻風流猶有足證其以予言參之殆有合乎否耶萬世道眞當有統一此學果有傳此道果有行一維生人之體天地當有賴焉君其勉之益勉之胡君曰是未之前聞也不可不書以贈我遂題以爲序且以告江東士君子之學自朱氏者

韓昌黎原道篇慨然以斯道絕續爲己任故能起八代之衰拯天下之溺先生淵源紫陽自任不小幸遇同志與之弘獎風流曷能已已哉 郭字山

良朋萃止共對簡編參聖學之危微作六經之羽翼所謂宇宙間一大快事乎 熊之璋

胡一桂先生字庭芳婺源人幼穎悟好讀書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宗之號雙湖先生嘗詣武彝與勿軒公講學參證者經年屢月握手談心所謂斯文異姓昆弟也著有史纂通要公爲之序又著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易傳朱子詩傳行世

送胡庭芳後序

余與庭芳斯文異姓昆弟也三餞君矣君健我衰此會豈數得君初來洪源三月再來洪源游雲莊又十月今來鼇峯已辦兩載圖計事有不得遂所期者豈斯文之會天實嗇我邪臨行含悽不忍別重念己丑與庭芳握手歎慨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正學大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

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備者尙多。至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多矣。顧惟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兼以齒髮向衰。抗我滋甚。微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矣。易、詩、書僅爾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伯之道。亦麤備矣。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所關甚重。且周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舊。而儀禮十七篇。且欲各附記禮傳義。以爲之兆。當猶有俟也。臨別再與庭芳約。分任此責。庭芳許以來歲冬春之交。再入閩留此。當終吾生以畢茲事。古襄張侯紹先嗜學禮士。慨然以文獻爲念。昔以此屬全京。又以屬庭芳。悠悠蓋壤。文獻實難。鄒孟子距夫子百餘歲。而已有無有乎爾之歎者。無其人也。韓宣子因過魯。見易象春秋。遽曰。周禮盡在是者。以其有書也。君歸江東。與我同志。其以是告之。梅花祖道。晴日暄美。山中諸友各有贈詩。余前日壽君之章。意已至矣。族長麟齋翁。又申言之。輒敍其所深望者如此。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載歌此爲續後序。

六經炳若日星。皆鼓吹羽翼之力。史稱孟子功不在禹下。吾於先生亦云。葛屺瞻

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著述也。可無其人而不有其書乎。既獲良朋。共完三世未了之書。聖道之幸。亦千古之幸也。郭宇山

關閩伊洛之統。肩之不墜。洙泗杏壇之脈。愈久愈光。熊之璋

送詹君履學正序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游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奬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於是年盛力強欲藉以奮身者肯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閩上游往年拔其尤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雋游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脩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頤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媮薄綱常墝蕩前修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爲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袠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蚤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請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朱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於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尙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進於學常若武夷相與游從時脩途萬里發軫政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

殷殷屬望忠愛之道兩盡之矣。葛屺瞻

激勵同志豈以朝野殊乎彼南嶽騰嘲北隴貽笑者不堪回首矣。郭宇山

言言皆可被服所謂贈人以言美於黼黻也。熊煦膚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丙申秋余歸鼇峯聚徒遠近士友咸集行舍菜禮上饒謝平叔、夏思學預焉時思學來游武夷實養吾先生爲之介其言曰夏氏世居象山龍虎之間覽其清秀以爲未足且顧望武夷以爲之歸且徵余言顧徒言於子何補自是歲必一至至輒留旬日今茲之歸又謂余曰吾來武夷三過鼇峯不得一言爲贈將何以爲之歸乎臨別之一日青燈對話爲之躊躇卻慮而有感焉茫茫宇宙斯文一脈其將何所繫乎中原文獻未能徵也伊洛道南大江之左明道正誼君子誠得十數公落落布在州里間人極猶有所賴以立天地之紀將不墜矣蓋有平生想望以爲泰山北斗以爲景星鳳凰者乃使人觖然於懷斯文一脈其眞無所繫乎甚矣大學之不可不明也談性命者入異端談事功者趨吏道論文者工詩詞稍高者藉古文之聲響以飾語言而已論學者務記誦稍異者剽先儒之緒餘以資講說而已大略不出此數端或有見焉則又安於小知而欲以是言道若是者亦未知其可也大學何時而可行乎思學將遠游其更以余言徵之。

落落數語跌宕多姿。葛屺瞻

殷勤贈別。不及契闊之言。握手談心。勉以道誼之正。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熊熙胤

贈地理吳竹澖序

天運有奇嬴。地氣有偏盛。所以用之。則存乎人。是故知道君子。不論氣數。自古積善好義之家。非惟敵之。又從而挽回焉。其次惟陰陽家一途。誠詣其極。則有裨於生人。則亦甚大。何也。其取精於天地者爲多也。是故公劉、周召以來所不廢。泛觀宇宙。竊有感焉。陳同父嘗言楚、蜀、閩、越。日衰之氣。必有乘而用之者。及今驗矣。茫茫禹迹。未能效子長游。今之陰陽家。有能發泄神州已曠之地氣。以培植昭代方興之人才者乎。天地生人有望也。吾里有牧堂蔡先生。知之三世之間。生西山、節齋、九峯、覺軒、久軒、五賢。仕者致主澤民。利在天下。隱者著書立言。功施後世。蓋此道也。牧堂之後。竹澖吳君。其庶幾乎。君不妄卜地。必其人足以當之。是者予之。富者既廉於厥直。貧者反有以給之。與疊山謝公交最久。公家再世。皆其卜兆。公嘗稱其初交。但見其樸拙淳實。久則信其爲積德尚義君子長者人也。余亦喜其爲人。偏閱題卷。敬書其後而歸之。

牛眠鹿臥。待之其人。金鎖玉鈎。非可倖得。吳君雖善卜兆。豈能移人方寸穴乎。故先生篇中。每以天運地氣。惟積善好義之家。足以挽回之。誠哉是言也。郭宇山

牧堂之遠識。足覘書香疊山之親賢。應錫吉地。自古積善好義之家。彼蒼豈乏純嘏之報。熊之璋

蔡牧堂先生諱發。字成宇。崇之節和里人。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遂於易象天文地

理。杜門埽軌。生子元定。十歲教之讀西銘。稍長示以程氏語錄等書。曰。此孔孟正脈也。晚號牧堂老人。朱晦翁稱其教子不干利祿。而開以聖賢之學。志誠高遠。非世人所及。所著有地理全書。河洛圖象發微。行於世。

贈熊雲岫挾星術遠游序

孔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不謂命。又曰得之有命。然則將孰從。蓋命有二。以性言則理一而已。以氣言則分有萬之不齊。智愚賢否。一類也。富貴貧賤壽夭。一類也。以理制數。以性御氣。愚可明。柔可強。勤之可以不匱也。仁義之可以得天爵也。修養之可以延年。爲善之可以獲福也。孰謂其不可變乎。是故君子但當言理。不當言數。但當論性。不當論命。當然在我。適然在天。敢問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陰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皇極不建。君相不以造命自任。聽天下之人如醯蜹之在甕盎中。自起自仆。不得順受其正者。亦多矣。君儒者也。故作命說以贈。

君相不言命。君子當盡其在我。自是格言。葛屺瞻

人定勝天。命自我立。張侗初先生所謂我命在我。星家之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三復格言。服膺家訓。熊之璋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麻沙劉氏族譜

劉氏者乃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受封爲劉裔孫劉累事夏后孔甲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伯子隰叔奔晉爲士氏孫士會適秦後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又周大夫食采於劉亦爲劉氏康公獻公其後也士會之後家於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煓字執嘉生京兆高祖由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七傳而晉水衡都尉關內侯衍公四傳而生御史中丞諱穎穎生大傳義禧義禧公生四子曰大司徒文謙、刺史文紀文允丞相文靜文謙公二世生唐功臣夔國公弘基文紀者凡二傳而生工部員外愿光祿卿章文靜肇仁公者倜儻有器略以晉陽建義功輔唐太宗使畢可汗始畢大喜卽遣馬兵隨至又獻馬二千疋君喜曰非公何以致之仕爲大丞相大司馬立邦極定律令進魯國公公生太子中允詢一作詢洵生諫議大夫穆穆生洛州刺官蕃公二世生大鴻臚卿莊莊生戶曹昱昱五代而生樞密思道、致道思道公二傳生右驍衛大將軍牟致道公生工部侍郎于于事唐憲宗元和中以明經舉進士歷仕爲扶危奉天保國致理功臣山東陝西四鎭節度兼樞密使進太師贈齊國公謚文莊公生三子曰宣撫使焚、鎭國上將軍光州大都督工部尚書沛國忠簡公楚生六子入閩者二人曰少府監翱、將作簿金吾上將軍翔金

吾生三子。曰大司馬端國公禹、中山刺史胄、大子少師庸。歷代而生資政殿大學士忠顯公翰。太師忠定公子羽。樞密忠肅公珙。居崇安之五夫。世以文武忠義功顯。載在國史。是爲東派祖也。將作簿者。其子爲兵部尚書。居於劉原。少府監開國公。生於唐懿宗咸通九年。少警穎。誦六經日數千言。十三歲受三禮春秋。俱通大義。善文辭。爲世所稱。唐僖宗乾符六年。奏受通仕郎遂州總府記室參軍。值黃巢之亂。從族祖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討賊有功。陞檢校尚書。乾寧三年十月。以公出鎮建州。領散騎常侍。天復初。除少府丞。改少府監。生子四人。知祕書省曉、太子校書暐、一作曄刺史暉、一作曄國子監丞廣西觀察使暲。歷世而下。爲陝西宣撫植、翰林承旨居之。光祿大夫天章待制廣南提刑川。榮祿大夫四川總領工部尚書崇之。殿中侍御史忠簡公頎簽樞密院洪甫。武經大夫唐川刺史園。武翼大夫安西都護總管穎。太尉忠勇義壯廣福字惠侯純。福州指揮使以奇。知潯州府中。知江陵府衍。中大夫祕讀學士觀。皇宋開子孫登科出仕者。數百餘人。郡守陳昉建聯魁門以表其事。是爲西派祖也。劉氏建自三代迄唐。人材通仕上國者盛矣。至宣靖炎紹以來最衆。以一族推之可見。獨惟立國江左。川蜀其首也。張公浚富平失律之後。微寶學公以身任一方扞蔽。克定西陲。則幾不可爲國。後來右史公總餉五路。又能與安公丙協力戡難。俛仰百年之間。一族以績效著見於一方者。猶若是。天下才難之歎。其果通論乎。東族三忠之節誼風烈。著在國史。西族二忠。亦以直言姷節。雖鐫斤鑊烹不避。郡有乘。里有廟。皆可敦厲薄俗。且文靖屏山先生子暈。以道德學問爲文公師。右史公又受學於文公之門。自此卒業者相繼。其淵源可謂遠也已矣。曰德曰功

曰言。皆有足爲不朽者。是可書也。爲子孫者。載觀斯譜。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尙其念哉。有元大德辛丑上巳前三日十三世外孫。前進士熊禾拜撰。

蘇文公譜其族。以爲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劉族東西二派。忠貞世篤。功德赫然。篇中表揚悉備。不獨可以激厲劉氏而人人之爲子若孫者。亦可以念爾祖矣。熊之尊

江氏族譜序

余閱梅上江氏譜。有十世孫安正。敍叔孫穆子之言。謂人有宗。非但保姓受氏。必有所以爲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江氏之宗。則諫大夫臣一作巨之孝。乃德之大者。襲侯喜之從伐。亦功也。黃門侍郎統之論徙邊。亦言也。統之十世與爲建安令。始居建。又十二世寵。號梅上公。梅上公之子。本仕唐爲贊善大夫。至是族始盛。贊善公之子七六一作人。次二支爲廂使沖。次五支爲常侍曄。孫十六人。曾六十一人。元一百四十四人。餘無聞焉。余因是慨念古者宗法。自繼別以下。皆以長而長。又未必皆賢。且不常盛也。故必立爲家相以輔之。宗以長。相以賢。長者前定。而賢者固於上乎定之也。宗子長且賢。而相之者又賢。則以德以功以言。小而保族宜家。大而庇民正主。固所以尤吾宗也。宗而僅可持世。而相之者賢。則固當委族而聽之。是故善爲家者。必立爲成法。使之有所持循以自保。雖不肖亦未敢遽越吾法。蓋熟於聞見而習於行也。甚則請於上而易之矣。又不幸而世絕。則擇其支之賢者繼之矣。如是則宗法可以相繼於無窮。嗟夫。天之生物。一本也。是故世德之家。培常豐而泝常厚。不敢有一毫侵削而斬艾之。人又爲之法。如此。故本

厚而幹隆枝葉舉受其庇焉此治天下之要道也而後世不復見矣吁豈特此一事爲然哉某公第幾世孫某以譜示余見其族雖分而譜有系世雖遠而澤尚延使古宗法不廢則雖自一世至於什伯加倍而未已也今之保姓受氏者孰非唐虞以來錫土之祚裔哉公蚤歲尚氣誼疊山先生深器予之既命之字又題其所居曰菊隱其益培且溉之江氏之後必大

班固云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所以貴功德賤伐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爲善也能以三不朽表姓本厚幹隆亢宗者能無重念哉葛屺瞻

作法於涼其後猶奢作法於奢後將若之何貽謀者愼諸郭宇山

四時治要方序

余多病喜閱醫書最後得陳希元家藏四時治要方山居不能尋醫按此亦足以自治信乎其爲良方也希元之論曰凡病必有治治必有要不獨醫爲然蓋於此憮然有感矣余嘗學自治治人之道一日聞之師曰藥靈丸不大棊妙子無多心悟躬踐今老矣每見鄉人有病劇欲死者衆醫束手告去希元以爲可治則投半匕之劑輒甦活余每神之必曰是蓋得之師傳者非我也未嘗不竊歎學無小大操之必有其術而亦必不可以無所受也因系以所聞而附識卷左云

自治治人一生學力借此發揮如莊生寓言意味無窮葛屺瞻

陳儒子宰社便含宰割天下氣象而公之自治即寓治平天下樞機妙哉靈藥丸不大棊妙子無多也

蔡氏春秋後序

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萬世人主善惡之龜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浩瀚使無武夷胡先生諸儒以發明之則人心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安能俾世之復治也耶予嘗讀是書蠡知其中之大意其精微之旨尚少妙悟蓋竭精力者九年集成春秋五傳刊成一書於世不無小補奈何太母少帝三宮俱已屈膝己卯皇綱弗振無策匡救是乃天地間一罪人也因與胡君庭芳劉君省軒相與講切緪指蓋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言曰此書乃吾祖復齋公承高大父西山公之囑所作春秋總要也予聞之斂容避席披視誠道德仁義之言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懿敷揚聖經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明常變之論其要悉備於此誠爲學者之指南復齋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諱沆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於西山前湖書堂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庵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墓銘無容予之重贅至元癸未仲夏端陽日武夷熊禾序

春秋五傳迺先生所究心者著述垂世一有同聲自應鼓舞葛屺瞻

蔡沆字復之西山先生次子崇之節和里人從學朱熹嘗處困乏之裕如也承父春秋之屬未得要領偶讀易豁然曰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謂春秋一例該衆事可乎既讀書至道心人心歎曰春秋二百

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道心者無幾故賄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濟私欲之流一書網領大率在此矣復講明敬義大旨復卦大要作春秋別議學者稱爲復齋先生

跋交信錄序

余讀疊山謝公交信錄序未嘗不掩卷太息嗟夫同富貴易交也獨患難之際生死懾其前利害怵其後當此時而不動心不易節則可與言交矣三代而降朋友道缺吾於東漢黨錮諸賢節取焉惜不一變而至道也宋道學大明伊洛考亭之集盛矣一時借譽飾虛之人稍經鑪韝灰燼煙滅惟同門同志之士不以窮達皆能信其道守其學不變依然孔氏家法也流風所漸江右諸賢持節秉義九死不衰一時交游氣誼皆班班可紀宇宙間三綱五常之道尚有所繫而不墜者謂非道學之效不可也皇極在上師道立而教化明友誼敦而風俗美其效又當何如哉余在鼇峯山中與二三同志有求仁約方將尚友天下聞疊山門人王君道可欲刊此錄而鼓舞成之且以寄余之志云

提出道學二字政不必指青松以矢心盟白水而旌信矣葛屺瞻

交道之始或車笠尋盟或生死同誓然口血未乾已寒神聽信於何有張耳陳餘始慕刎而卒相背者何限哉先生歸本道學其許與氣誼皆足以明教化而敦風俗也郭宇山

昔蔡中郎有云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故富貴無暴集之客患難無棄舊之賓則相信難矣熊之璋

謝枋得先生字君直弋陽人寶祐中試經科爲文高古卓邁世稱疊山先生德祐中除江東制置使信州呂師夔叛降元引兵攻信州枋得遣兵禦之不支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屩東向而哭後元使人聘之枋得作書卻之謂其爲宋遺臣只欠一死後強逼至燕不食而死

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

此淳熙乙巳文公先生與休齋公諸賢游山唱酬集也前三十年紹興丙子文公嘗游九日山與竹隱傅公汎舟金溪劇飲盡歡歌楚辭其音激烈悲壯夷考其一時先生之志其孰能測之今集中九日懷古等作乃其再至也余嘗同釣磯丘君歷覽遺迹則懷古猶存嘗語寺僧以先生前後游山詩刻寘堂中幷繪爲圖使後之登覽者想見一時風猷之懿而寺無好事者徒有感慨係之因思宇宙間無一物非道則亦無一處非可樂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豈好游者要其胷中自有樂地故隨其所寓自然景與心會趣與理融無所不自適也兒童誦東坡前後赤壁賦但覺有盪心悅目之趣而不能自已夫水月之喻豈不自以爲至而莫悟其非元裳縞衣之夢亦竟何所歸宿要之此等語兒蓋自陶謝王柳以來諸人所作卑者流連光景直徇目前高者怡曠神情傲睨物表千人一律如是而已視文公廬山紀行南嶽唱和與夫雲谷武夷雜詠竟何如哉嗟夫漢唐諸儒不見道其不識此樂亦宜也紹興丙子距今凡三閱甲歷企典刑之無存覩風景其如在獨無慨然於其心者乎余來清源與君四世孫與義過從甚稔與義學明行脩克世羊業與余有再游之約而未克遂敬題集末以識高山景行之思也云爾

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方動者自分。山水之際狀有靈焉。不可測也。觸景會心。洵是達人深致。葛屺瞻

其叔子致歎峴山孫與公係悲蘭亭。千載同調。郭字山

坡仙之高曠。王謝之風流。何足以窺紫陽之奧。登雲谷之堂乎。熊之璋

熊竹谷文集跋

右從伯父竹谷先生熊公所作。公平生所爲文極多。其雜著有敬思齋小稾。則居竹谷時作也。直方齋小稾。則居平山時作也。此二卷題曰直方齋小稾。蓋兵後壁藏。僅有此耳。眞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歟。公平生精力於三禮通義。春秋約說。中興三朝通略。用功最久。又有大學中庸緒言。易經集傳。采詩小紀。史學提綱等編。悉燬於丙子兵難。三朝通略。蓋欲續從祖左史公九朝通略。以成一家言。庸齋趙公在史館時。嘗以上聞。有旨下本郡鈔寫。且薦公由布衣入館。同預史事。公力辭不就。公少以禮記決科。於禮學尤精博。嘗謂國家設科。當以儀禮不當以禮記。其著通義一書。蓋本文公先生義例。而春秋約說。亦本文公所論大旨。此二書於學者。蓋不無小補也。丞相克齋游公、左史存齋牟公。皆欲以公經學薦聞。公又貽書辭不就。蓋公平生潛心問學。不求知聞。蚤受學於節齋蔡先生。與進齋徐公、覺軒蔡公、敬齋詹公、思齋翁公爲同門友。所造既深。自任之意彌篤。後登西山眞先生、靜齋劉先生之門。尤見器重。壯歲卽棄科舉一意通經博史之學。惜乎書稾甫脫。而公竟抱志以沒。可勝惜哉。嗚呼。公之學進雖不得用於其時。退猶足以

善於其鄉公奉先極其孝敬待兄弟極其友愛至於族姻鄉黨情義尤篤歲收不上三百石捐其半粥敬思齋以訓後進立孝永莊以賑饑貧後居平山甥館歲必一歸故居歸必會集族中長稚宴飲餽遺渠渠款款各盡其歡見後進有嚮學者必諄諄誨誘不倦蓋忠厚愷悌人也最謹於禮節冠昏喪祭必用古禮舊居竹谷與雲谷相望一時學行聲稱甚著遠方士友登其門必竭力館穀之雖廩空不顧也禾年六歲就傅於敬思齋已蒙公器許今年久無聞壯志銷落重惟我族自始祖尙書郭門公於唐中和間由豫章入建詩書之澤四百年矣前輩凋落後進渺然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公之學其誰能傳之公之志其孰能知之癸巳秋從弟敬歸自江東來相存問聚首旬日重整舊編相與感慨者良久重念甲戌侍族叔父復齋先生歸自行都因論公遺事憮然興念求所以嗣成公志者規模未就而復齋又沒矣時事日殊年運已往力不逮念又未知能成就二父之志乎否也並書此以識

敍次錯落宛然見家學淵源葛屺瞻

每誦先公詩云斯文一縷千鈞重我輩三綱五典身日邁月征各珍惜幾多疏闕待彌綸直以斯文爲己任於此一見熊之章

跋謝春堂詩義後

余讀春堂謝先生詩義至庚午科江漢告成一篇未嘗不撫然廢卷而繼之以流涕也猶記龍川上阜陵書謂荆襄天下根本將必有起而乘之者至庚午驗矣下士儒生方且角一日長技於萬人場屋之戰其

不爲武夫健兒所揶揄者幾希雖然文在天地間猶一日六經大義何可廢也武亦儒者一事耳鳴條伊摯戮力造功豈不甚武而一德等篇對語親切雖後儒竭其偶儷模寫亦一語不能似牧野尙父時維鷹揚至丹書大訓之授則周旋升降而嚮曲折拘拘然若後世禮生經士之爲者此其故何也天造草味雷雨滿盈劃然而河漢昭回星日燦爛皆天下之至文也近世東萊呂氏以張某書義靖獻先王一篇彙入文鑑致堂胡氏至以此篇與孔明出師表擊節並歌慷慨激烈今觀其作豈區區舉子偶儷破碎者之比乎後有善變者必不易矣湖學有明經治事齋使人通一經治一事邊防水利之類靡所不講關洛大儒爲往聖繼絕學而孫吳韓信兵法亦未嘗不通此有體有用之學也道南一脈皆在延平春堂問學其淵源有自來矣令子學正君用和克世其業敦厚溫柔中有英烈激發氣此豈尋常齷齪者可企其意度之萬一余來三山時相過從一日出其父書及當代諸名賢題跋且徵予語輒序其所感者如此嗚呼雅亡春秋作漢郢之臣不入於篳路藍縷之所啓辟則淪於車鄰駟驖之所蹂躪豈復念宣王召虎之經營哉江山無恙風景渺然光武一用之以循河北昭烈再用之以向中原亦存乎其人耳文公嘗以鄧禹杖策孔明草廬二對作一類文章看今世儒者所未講也用和家學有傳其必獲我心矣

經文緯武全體達用此爲大經濟大學問葛屺瞻

議論本之六經文事不廢武備此政有用之學尤宜配享千秋郭宇山

河漢日星不乏露雷風雨鳴條牧野豈廢戮力鷹揚是在達人有全體適用之學豈賦詩退敵云乎哉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余辛丑冬至玉融。首識西塘鄭氏之裔孫曰某。越二年再至。又會其仲曰某。一見知爲古君子也。一日挾小山林氏遺事示余。讀之未嘗不爲廢卷而歎。嗟夫古道之衰。倫紀盡斁。世之人骨肉相虐。同氣爲仇。閧林氏之風。盡亦少愧乎哉。君眞知德者哉。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有父兄在。弟卽子也。一定省。一出入。一動作寢息。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罔不帥時。何也。深愛厚敬根於內。豈敢萌一毫忿懥心。若今人之爲哉。世無知德孝友。卓行之士。逸於太史氏多矣。宜錄之以續司馬氏家範。世衰道微。亦以見人心天理之未嘗泯也。卷中贈劉孝子二詩。美之深。箴之切。君子愛人。憂其無成。君之用心。一何其忠厚惻悱之至也。余嘗摭劉孝子實事。母冢距家十里。深山無人。猿狖爲鄰。風雨之夕。草樹悲鳴。深晨起爨。深夜獨宿。煢煢一身。旁無徒僕。如是者三年不少懈。言人人同。非沽譽也。嗟夫。世尙有斯人哉。是皆可書。一念之孝。天資之嫩。可能也。終身之孝。非學力之厚。未易至也。余未及一識。君其重勉之。君文古學古。人所知也。不待余贊。其用心之古。則吾深有以識之。某學博。尤工於詩。甚矣。鄭氏之多賢也。

藹惻婉摯。大有關風範之文。葛屺瞻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我草之蓼蓼。飄風發發。和盤託出。郭宇山

敍次林處。磊落多姿。而歸美鄭處。又贊其知德。復於林卷中尋出劉孝子一段。歎美篤摯。婉轉關生。迴

龍顧祖　熊之璋

跋姚氏族譜

平山姚氏示余以族譜引知姚氏乃唐瀛州學士思廉之後而其自出則本於姚虞因思上世得姓之初孰非神明之胄成周以上宗法素明至唐猶有氏族譜志而今無矣皇極不建九族無繫爲嫡爲庶德薄流卑聞之先世謂龍川史君之傳以功野庵先生之傳以言六代祖宗之傳以德野庵經解僕幸及見之若德若功在人心世澤當未艾余竊謂士君子生斯世孰不欲豎功名顯當世然而厄於時制於命者亦不少惟有德有言二者乃人人所可勉也仲一之言曰士大夫未能善世猶當善於其鄉未能善鄉猶當善於其家善於其身德者身之蘊言者身之符顧德之積有厚薄言之發有大小在吾所樹立何如耳自昔聖賢言爲世法行爲世則出一善言行一善行隨所樹立皆可表見自稱於善族姚氏之後昌者其尚永守無斁

勉以人所可能誠善族良規一言一動皆爲世則　郭宇山

敬齋銘箴跋

按南軒張子敬齋銘專以敬爲宅心之要蓋心存則衆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外別有所謂敬也朱子之箴不過發其未盡之蘊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吾未見外貌之肆而中心之存者故所貴乎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也後之學者見箴不見銘但有矜持拘迫而無從容涵養之功甚者以擊踘曲拳

爲敬。看得敬字多死而不活。嗟夫聖賢之學不講。人心失其所爲主。理乖事繆。世道隨之。豈小故哉。南軒集中。敬齋記有曰。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事。無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敬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心而勿失也。又曰。心生生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此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妙。學者深體而屢省之哉。

淮南子曰。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兢其容。亦火滅修容之意。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影。故君子愼其獨也。出敬則入怠。死活關頭。何可失脚。葛屺瞻

存心卽是敬。又自從容涵養得來。洵是一部性理。熊熙胥

張栻字敬夫。漢川綿竹人。浚長子。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與朱晦庵爲友。晦庵稱其卓然有見。所著有論孟太極說諸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考亭書院記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羲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敍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以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近聖人之居。而尙論其世。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州。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毋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灊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胄。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沒。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

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廳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欲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爲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則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止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榦配舊典也從

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爚、文忠眞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乎。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劍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之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於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於當代。公之身雖訕於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刱義學東平袁君壁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於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爲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既而金華陳君公舉司文吳會爲胄監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欲有竢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脈。亟起而迓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爲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刱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李温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刱。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寶終始之。義學之刱興。宋燮、黃樞首帥以聽。華

恭孫、葉善夫、趙宗叟、旺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甓茨以迄於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後學熊禾記。

非文公不足當先生之頌。非先生亦豈能頌文公之學哉。昔蘇子瞻賀歐陽致仕啓。表揚行實。曲盡師生之情。況乎以道脈爲淵源者乎。葛屺瞻

泰山喬嶽。俯視崆嵸。熊之璋

黃貞父曰。文公之功。黃勉齋謂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陳九溪謂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王。主盟斯道者也。是文公使學者入於堯舜之道。勳烈彰明盛大者歟。記中議論筆力。直是韓昌黎。退齋先生眞接文公之統者矣。

陳明卿曰。議論關萬世之天地生民。何等大力。

黃榦字直卿。其先三山人。師事文公。謚文肅。蔡元定字季通。節和里人。師文公。公以老友稱之。謚文節。

劉爚字伯晦。受業朱熹。築雲莊講學。謚文簡。眞德秀號西山。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謚文忠。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僕於雲谷之陽。鼇峯之下。刱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

學達於郡縣今乃邵焉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邪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於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焉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敬師傳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拆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諗予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於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眞氏帥三山時嘗拆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於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拆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子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於文公者乃侈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於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祀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劍鄴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於鄴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於鄴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

子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於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義。且屬爲記。適莆陽史侯有刊修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永嘉朱蜀翁。議附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於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於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於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於二程。皋比之撤。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考。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於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記於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於五賢。不及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揚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弘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蕞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戈。莫不倒指於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愼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於此。自可忘辨。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

位置羣賢。秩然不爽。使進而定郊祀。議禘祫。自能參稽古制。典綜禮紀。惜乎先生經世大業。而僅以洪源終也。雖然。道不得行於時。而其功則已垂之萬世矣。葛屺瞻

尋道統嫡傳。確尊五先生。則繼五先生而起者。豈伊異人哉。熊之璋

晉江縣學記

泉直海東南隅。實惟文明之地。且晦庵西山二先生在仕國也。百餘年間。文化斷斷。可以一變而道。晉江、泉貟郭邑舊有廟無學。淳祐甲辰林令薖易舫今廟。咸淳辛未趙令瑤。始舫今學。端明蔡公記之悉矣。余辛丑冬南游抵泉。春祀祗拜廟下。惟見牆宇傾圮。東北壁壞。土壤山積。邑博士王君景耀愀然謂余曰。學之舫三十有二年矣。比年僅一修復而功弗竟。諸生力不逮志。嘗告之令尹邊侯。侯曰。吾責也。行當圖之。暨秋再至。則廟學一新。講堂之後。築杏壇三級。壇之北爲堂三間。東西序直舍二翼。以四齋繚以宮牆。儼如也。先是春三月不雨。至夏五月。侯奔走名望。堂成而雨澍。以時雨名。示不忘侯教也。齋左曰仁存。曰禮立。右曰義和。曰知樂。王君狀其顛末來諗。且曰。侯之德我士甚厚。不可不記。辭不獲。則繹其名之之義而言曰。天有四時。無非教也。古人立教。法天而已。天之道。元、亨、利、貞。其體也。春、夏、秋、冬。其用也。在人則仁義禮智。其體也。而其所以爲用者。豈獨無所事哉。聞之師曰。農象春。禮象夏。刑象秋。兵象冬。此人事之四時。而教之所寓也。未仕而學校。則學此者也。已仕而官府。則行此者也。儒道吏治。共有二乎哉。昔安定胡公以經術德行教人。至農田禮樂刑政兵防之類。亦使之人治一事。世稱爲明體適用之學。況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教。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又湖學所未嘗有者乎。一邑天下之式。古之人居必近學。學必親師。自國學侯頻。以至黨庠閭塾。皆在其居之南。凡田賦飲射。論囚獻馘。必於是者。便旦夕效也。學距治所不數十

舉武侯朝祠事於官日昃不少倦退卽休坐於學與諸生從容乎杏壇之側其知講學論政之本者矣侯廉勤明敏始至之日有事於社稷崇治壇祀惟謹邑有閒田增塾幾二千畝流民之來歸者三百餘家未幾政成而學興隸邑泉山石井二書院亦皆易而新之庶乎知養教之序者至於訟簡盜息百廢具興侯之餘也記爲學作故可略是役也侯首捐俸爲官吏倡里之好義者驩趨之材工率傭以直一毫不以擾民用斯道以往又豈但一邑爲然

國朝以來晉江人文甲於閩海意先生之記有以開之乎予督學全閩目擊道存高山仰止跂予望之何日忘之葛屺瞻

人才放失儒效闊疏皆以學校不興蔑由踐古人之迹李太伯袁州學記云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朝廷教學之意如此儒道吏治寧果有二乎哉熊之章

閒樂堂記

閒之說不載於六經不聞於三代東賓西餞左旋右衝在天無閒日月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在人無閒聖賢昔者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必有皋益伊萊姬呂之臣以爲之輔兢兢孳孳矱矱勉勉若惟見其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者雖欲閒得乎秦漢而下人無宰物之情閒之一字往往爲仙翁釋子墨客騷人借之以爲遺棄事業玩愒光景之地於是舉宇宙閒職分當爲之事始有不得盡其分者矣古襄張侯紹先雅愛東陽山水卜居崇川者十有餘載歲在辛丑佐郡溫陵越一年得告歸里有游倦之心遂於居之東

偏度地一匝構堂數椽日與賓客問學自娛富貴利達泊如也堂之左右竹徑逶迤交迭映帶清芬茂陰一觴一詠殆若翛然忘世者一日謂余曰余遭世盛明起家寒素五膺朝命從宦南方將三十星霜矣今則年逾知命視眊聽衰獨不可小休乎吾將扁以閒樂子其爲我記之余曰樂之義大矣閒則我不敢侯又申告之曰皋益伊萊姬呂古大臣事業也已邈不敢望今之得時行志者我知之矣入則佐天子進退百官出則當朝廷一面之寄小亦乘一障寄百里以自效率皆扶桑曙色未動則廑食亟出視事登堂據案甲可乙否雖文書程期之常亦盡晝漏十刻不得息一有王事馳驅日走驛數百里喘息不敢休若是雖祿萬鍾馬千駟分之宜也而我則不能進於是惟閒則得吾分而樂焉此吾之所以名堂之本意也余曰此世之安分者之說而侯之論樂道之辭也安分之識淺樂道之趣深分有大小道無小大誠能充之性卽分也否則分制於命而局於形氣器量之狹矣大丈夫出處自有時義命豈足道哉仲尼閒居亦閒也飯疏食飲水亦樂也簞瓢陋巷家法宛然夫豈果何惡於閒而閒又豈足累吾之樂哉周程二夫子切切焉教人必欲求孔顏所樂何事可以嘿而思之矣讀論語至答顏淵問爲仁問爲邦二章乃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果有其具而非虛言也東陽爲朱夫子闕里侯以中州之傑獨瞻瞻是邦者洙泗伊洛之道在是也道之興廢莫大於文獻鄒孟氏歷敍堯舜禹湯文武以來之道似逆知孔子之後至已而無傳者無其人也晉韓宣子見魯太史易象春秋遽發周禮盡在是矣之歎者有其書也二者不足徵一絕至千有五百年之久是豈獨不爲世道計乎侯又於居之西偏闢室逾百椽命曰同文書院延致四方賢士

大夫所事所友隆禮謙下不小懈又以六經四子與夫十七史等書幸賴伊洛考亭諸大儒參互討論統紀已一當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質往聖不謬百世以俟來哲不惑居常與余極論茲事未嘗不三復歎息侯之志豈可以淺近窺之哉或又曰侯之爲此其事大其責重雖欲閒安得閒曰吾聞聖人憂世之憂樂天之樂自並行而不悖仲尼閒居蓋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者而顏子陋巷所樂蓋與禹稷視民溺饑者同一道也侯之言常曰人生天地閒幸此七尺之軀一點虛靈不昧者未盡澌泯既無裨於時又無以自立於後是自棄也此則侯之心也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同志君子其尚有以識之因次第其語以爲記

閒中晝永靜裏天大聖賢無限受用俱從此出　葛屺瞻

有六經四書以爲之主有伊洛考亭以爲之輔上下古今何可閒得　郭孚山

虛直軒記

建陽迺文公居邑號東南洙泗邑之北有建溪導源武夷上游可二百里其東曰錦水與建溪會源雖淺而清以濯錦色倍鮮瑩人擬之蜀錦江二水之交實爲茲邑勝處而未有以抉其閟者歲在乙巳新安汪君正卿來佐邑事得其勝築室三楹稍西闢小軒軒瞰千竹竹之外平洲帶繞長橋如虹萬瓦鱗疊市塵囂雜一水隔斷雖廛居雅有野趣一日訪君舉觴命酬徜徉其閒顧謂予曰水清矣竹之清又與水稱於我心若有契然軒未有名君其爲我表之予俛而思之平生愛虛直二字輒以爲奉虛曰心直曰節也兼

內外貫體用君子可比德焉君曰此於前聞亦有稽乎曰靜虛動直濂溪周子通書之言也蓋嘗以中通外直比蓮之德矣竹與蓮皆君子也竹之虛其中直其外殆有加焉而時之所處則有甚難者以是名君之軒實甚稱君曰美哉斯名幷求一言爲記予曰記則請俟能者姑繹其義可也蓋嘗讀易至說卦之震其象爲蒼筤竹嘻不問已知其爲竹矣何也陰一而常虛陽一而常直大傳曰乾之動也直震卽乾初畫也天地間一氣而已生生而直遂者皆陽也而其虛處卽陰故君子之學以靜爲本不靜無以爲動不虛無以爲直也顧其物理亦何所往而不如是哉君曰卽此爲記毋庸他求予曰未也見枝幹知竹者下也重陰閉蟄大雪如席卉木芸芸各歸其根於斯時也已有心心而相印節節而相符者矣伏龍在地雖頭角未露而千霄拂雲之勢夫孰得而遏之善玩易者不於此觀而奚觀君曰子之言非但竹也我知之矣予曰前之言皆形而下者也周子不云乎一則無欲無欲則靜虛而動直靜動言其已生之後一其未生之初乎天寒日暮意象悄然佇立相看清瘦如削當是時固不知我之爲竹竹之爲我也境異情遷人則有欲已非復對此君時矣葉竹之詩國人之所以美衞侯也自猗猗而菁菁以至如簀豈一朝夕之故哉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請賦淇澳之首章爲勉君文雅綽著新安文公舊居邑也淵源端有自云

蘇子瞻墨君堂記盡竹之情先生虛直齋記盡竹之理天地間仰觀俯察安往而不得性命之理哉葛

記曠

陰虛陽直微言渺論生生而直遂皆陽卽董子物隨陽終始之義而虛處卽陰亦卽董子昌力辭功之

義成可結愼騶談天之舌矣。郭字山

清言妙理。層層剝入。如新釋籜。漸露幽芬。又評

虛直二字。一生受用不盡。不仕元朝。退修初服。隱處夷山。講明正學。非虛直君子。其能若是。熊之璋

北苑茶焙記

貢。古也。茶貢不列禹貢、周職方、而昉於唐。北苑又其最著者也。苑在建城東二十五里。唐末里民張暉始表而上之。宋初丁謂漕閩。貢額驟溢。斤至萬數。慶歷承平日久。蔡公襄繼之。制益精巧。建茶遂爲天下最。公名在四諫官列。君子惜之。歐陽公修雖實不與。然猶夸侈歌詠之。蘇公軾則直指其過矣。君子掷法可繼焉得不重愼也。南渡後。地產日以凋耗。減額至三分之二。民得以甦焉。大元混一區宇。安輯黎獻。歲在丙子至元十有三載。江南始入職方。有司以前代貢賦之版來上。先皇帝加惠遠氓。自正供外。悉蠲之。建在遐壤。越五載而後錫貢。宰相制用如式。歲爲斤止千。視前代之減額又逾半。上之不役志於享也。如此。天下曷敢伏厥土之攸瑞。又十有八歲丁酉。迺今皇帝踐祚。大德初元也。時有行省平章公趣長臺治。達觀苑中。謂御貢舊有堂。因陋非所以昭敬。始命改造。適平章高公惠撫南夏。顧瞻不作。郡有司承命不敢後。經始於是冬之十二月。告成於明年春之三月。時值農隙。執宮功者不爲厲。苑中制倣殿庭。內設陛級。外亢重闥。泉有候。焙有節。司署各有局。鳳岡龍井。獻狀後先。雲島華池。照映左右。貢雖減舊。而堂宇視昔則有加。上以恩逮下。下以禮敬上。當如是乎。抑嘗思之。區區芽卉之微。生於海隅山陬之遠。有司共職。歲

貢猶能備殫勤敬至於名聞上京。味羞大官。然則巖棲野遯。豈無良才秀民。有能有爲。羞其行而邦其昌者乎。採之摭之。端必有俟矣。閩古本荒服。秦漢始爲郡。土曠產微。唐始論秀入貢。猶未嘗遠也。宋初輔拂詞翰之臣。已班班可紀。百餘年閒。節行功名。文學之士。尤表表在人耳目。而其大者。道繼往聖。學開來哲。淵源所漸。遺獻未泯。天下後世。言學者必宗建。意其物產微耗之餘。其山川清淑靈秀。當於人焉是鍾。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備物致貢者。宜知所先矣。是歲冬十有一月記。

規諷之意。溢於言表。葛屺瞻

先生宋室名賢。時當元朝繼統。退脩初服。束書武彝。與生徒講學。觀此可見。郭字山

閩揭宋德。表章宋儒。眞是宋之義士。元之頑民。直與文宋瑞、謝疊山兩先生。並垂不朽。熊之璋

雲長不受曹封。疊山爲宋處士。政是此意。

曝背龕記

曝背龕歐陽子負暄讀書之地也。去簷廡尋常許。依山塹作小壇。直廣二尺。而橫廣倍焉。下截土作層階。以便登陟。方當天宇開霽。日光浮動。晴暉暖氣。逼人戶牖。於是歐陽扶策攝衣而登之。至則抱膝曲肱。偃仰箕踞。左顧右盼。且見高下蘆花噴白。楓葉舞丹。松風翻雲濤。鳥語雜琴瑟。樵斤之丁丁。村舂之剝剝。若響若應。若遠若邇。聽玩既已。則開陳編。對古人。考前世興衰治亂之所以然。且感且歎。閒以辭人才士文

韋議論。遞而覽之。及其得趣忘形。則咄咄書空。莞爾而笑。情舒意放。融融熙熙。便覺如登春臺於陽和煦嫗之時。而不復知夫顓頊在御。而元冥司時也。噫。古人云。蓬蒿書室。閒寬於一天下。吾始讀而疑之。今則信矣。乃知人生苟不以外物爲累。則雖羹藜飯糗。莫匪珍饌。麤縕大布。何異衮冕。而蓽門圭竇。又皆吞風吐月之大廈也。今是龕也。以貴家子視之。其不掩口而笑。以爲兒戲而鄙之者。鮮矣。然彼又曷知夫嵇山之隱。陋巷之居。雖以四海九州之富。紆朱懷金之貴。而不以易其所樂者哉。

小小塗趣。一經點綴。便覺領略不盡。葛屺瞻

景與心會。幽勝絕塵。令人寄想羲皇間也。郭宇山

松風鳥語。日對陳編。不以外物爲累。是不將羅薜易簪纓也。雖爲歐陽子作記。其實自道其胷次。熊之璋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

帝堯萬世之功論

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始則而象之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爲置閏以應周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凝爲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冀兗徐揚之下流而荆豫梁雍以次底績弼成五服自甸侯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成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啓開掃制之法維其時也五典敦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亙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

成天平地劃然兩劈自足不磨 葛屺瞻

開闢聖人宇宙在手造化生心參贊之功信與天地同其悠久耳熊之璋

虞君思輔少康復國論

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義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城之地一旅之衆而卒能復禹舊迹踐天子位者要之亦爲之君者有撥亂之志爲之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既盡能以天道爲定命故能臻茲大業推原其故亦繇虞君思之爲也虞舜之後也一代之興則先代子孫賓於王家與國同其休戚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之國則絕人之祀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之子若孫傳祚二千年其數斷可覩矣

少康中興賢臣史推靡鬲然使虞君不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亦何所待以布德兆謀而收夏衆哉則虞君之功在靡鬲之上明矣古人之慮深遠令後世反踵者猛省葛屺瞻

弒夏后相之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卽以少康之年爲元載夏統雖絕而未絕也郭宇山

孔甲豢龍論

四靈之物莫靈於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其變化飛騰莫可量測故其升降之際雷電風雨助其神威雲氣晦冥山嶽失形江河汎溢波濤震蕩孰能近之哉若可擾之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矧孔甲淫亂失道義德已衰豈有靈物出於其時或者有異物肖龍狀者故得豢之若以爲眞龍吾則不信矣

設龍有欲。故人得豢而潛醢之。居人上者。而可以欲逞乎。孔甲之豢。與葉公之好畫龍何異。葛屺瞻

龍爲四靈之首。豈可得而豢養理之所無。君子闢之。固如此。熊之璋

葉公之好。特好其似。孔甲之豢。亦豈豢其眞。當必有異物肖之者。此可以定孔甲之疑案矣。熊熙膺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遯。寧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扣馬一諫。懍懍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覩。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逋播遺黎。眞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未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氐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匕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

議論精確。結構嚴緊。居然一篇帖括文字。葛屺瞻

洗發三仁心事。天日共白。表揚兩餓夫義膽氣魄俱豪。熊之璋

仁人義士千古香人齒牙然總歸之一代之人心風俗商實有以開之也低羸病廢之人自當愧死熊熙胄

湯執中立賢無方論

嘗讀孟子至三王四事章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夜旦之所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考之虞夏周人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辛高陽之才子史記禹稷契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爲皋陶子皋陶則高陽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爲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魯康叔之衞若管若蔡若霍若曹若郕若郜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爲上公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掄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者侯三恪之外異姓亦鮮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閒親新閒舊矣周公諒亦知其未廣也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咸傅說諸大臣非以其親以其賢也主於賢則有德是視固不閒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天下之賢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因表而出之以爲世法云

大得春秋譏世卿之旨葛屺瞻

古來魚鹽版築之賢磻溪臥龍之叟固又親親所不得而拘也熊熙胄

商鞅徙木立信論

或問商鞅徙木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温公稱其信以蓄民荆公贊其令之必行非與曰温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世也作之君作之師民饑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宮室汙樽抔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疾病也而教之醫藥死亡也而教之葬埋爲善也而爲之賞以勸之爲惡也而爲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爾一政之出堅如金石於以定民之心志一令之施確如四時於以一民之耳目聖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彊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特假徙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驅之於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於是驅之力本則務農矣驅之戰鬬則死敵矣驅之弒父則子不敢違矣驅之弒君則臣不敢違矣行之十年路不拾遺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閒言皆徙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鞅不足道也而温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有不可言者

古之取信於民者漸也若浸漬然鞅之取信於民者驟也若束溼然毋怪乎削仁廢義專任刑法刻薄少恩雖云天性然亦功利移人習俗不免矣葛屺瞻

以刻薄寡恩之徒而行以千金之重賞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曾何信之足云熊之瑋

聖世之信堅金石確四時蓋以養之有素也鞅之徒木荊之青苗千古合轍熊熙胄

漢主不拜嗇夫論

人臣之事君不知而妄對是欺君也知之而不言亦欺君也既知之而應答無遺則無愧於其職矣若上林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至十餘問而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也而嗇夫對甚悉正所謂諳曉故事敷奏詳明有國之美才安可目爲利口而舍之哉釋之不能啓帝黜上林而反不拜嗇夫之官則是賞罰大失其柄矣嗚呼巖穴之士懷才抱德者多矣往往以不知見棄此嗇夫之不拜賈誼之見疏雖時相之遏抑亦二人之不幸也惜哉葛屺瞻

太史公筆意千古不易葛屺瞻

喋喋利口誠足誤國然以之緊天下之才將樸訥者易以藏拙而諳練者屈於短馭也豈當事憐才意乎釋之十年不調厥有由矣熊之瑋

議

祀典議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於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於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間矣。鴛鴦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游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於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卻致知一段。如尊揚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辨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涑水之學。不由師傳。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不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一書。謂之無見於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於五賢乎。曰。康節之高明。涑水之平實。蓋各具是道之一體。要其所見。則涑水之於康節。則固不可以同日語也。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實相表裏。至於

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雍熙泰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窺測。但其制行不免近於高曠。若使進之聖門。則曾晳非不高明。子貢非不穎悟。終不可謂與顏曾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專享。得不傷於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游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卽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於一。祀典亦當定於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於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祐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爾。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眞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昧昧。年代闊遠。尋常方册之間。耳目尙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胷臆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於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於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晳、漆雕開、澹

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於傳記所載、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於春秋。王弼尚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而揚雄美新投閣、不能揜綱目莽大夫之書。荀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荀揚輩僥然得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典。泝其淵源、豈無尚有考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再傳爲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爲文公。竹林從祀、亦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爲大。其山郡泮、亦爲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眞、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爲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一從毀撤、於人情豈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

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愧。嘗記荊公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揚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爲安。而以毀撤爲嫌乎。三山郡泮舊誌。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爲清議不容。舊曾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榜樓。至今人猶誦之以爲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又夤緣一謚。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漫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爲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謚。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爲郡泮羞。豈可不爲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爲然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爲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然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晳、伯魚。以立像從事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爲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

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於此

或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於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於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刱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考正今宜改爲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兗國公顏氏西一郕國公曾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袞冕執鎮圭遷爲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爲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於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慊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考泝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

衮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恝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爲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考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尙有當考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爲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爲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後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

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蔵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教化本原一正於上四方其有不風動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於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於郡邑鄉校其爲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於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丕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閒嘗以此求正於鄉先生福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俟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歷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可與温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寇同科此亦一證寧德陳子芳謂此說已是程子亦曰堯夫直是不恭又曰堯夫根本不帖帖地其不滿温公處亦多更以此參之當益明矣併識於此以俟來者

以五賢直接道統千古不易邵子雖手探月窟足踹天根不能不俛而就先生之準繩矣葛屺瞻

涑水之學如尊揚雄黜漢統皆其致知有未盡處郭宇山

品題諸賢褒貶予奪森然可畏遂令濂洛關閩大儒吐氣而馬融王弼杜預荀揚輩喪膽失色矣熊之瑋

疏

重修武夷書院疏

宇宙開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巖碧澗山水依然赤字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實始此山四書衍洙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寰海數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爲之守幾載雨淩風震一朝地闢天開茲蓋伏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珍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舍此地又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營既爲吾道中人皆非己分外事尙弘乃力用相於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但作房杜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尙永懷乾淳一老之典刑

氣雄語壯大儒名筆當藏之名山大川　郭宇山

夷山並峙曲水同芬游茲山者能無興起斯文在茲之想乎　熊熙膺

刊儀禮經傳通解疏

竊見儀禮爲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儀禮之書豈非宇宙開一大欠事我文公晚年始爲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刊本兵燼之後版帙喪亡兼元刊印係初本所纂註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爲之圖解又復過略而文公初志欲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諸名儒參

校訂定墨本擬就書坊版行以便流布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制及關洛以來諸儒折衷之說酌古準今損文就質輯爲儀禮外傳以附其後或可繼先儒所未畢之志仰裨昭代制作之萬一其於風化亦非小補惟是力不逮志非藉鉅力曷臻於成是用具啓仰干當路元公鉅人伏望主盟此是復三代典禮補六經闕遺上爲先聖先師下爲蒼生來世千載事業幸勿多辭

孔孟以來歷千載有餘而道始續漢唐而下亡六經之一而世不知蓋儀禮具列三千而篇目僅存十七豈有捐周公制作之大典而尊信掇拾之餘篇居然爲經遂以行世洙泗之道未墜於地荆舒之罪上通於天恭惟朱晦庵起自南服蒐舉帝王墜緒緝成經傳完書家鄉邦國始於朝廷靡所不載天子公卿下至士庶期於可行猶欲酌古今之宜盡天地之變定百王之不易垂萬世於方來書雖漸完志則誰繼不量微力每抱苦心竊惟禮壞樂淫必至綱淪法斁幸當書文大同之世何可天下不識此書非敢刊行日遂湮沒是用白之先聖告我同盟但得當世學習者多亦爲明時制作之助顏淵氏問夏時樂韶舞道將行也歟韓宣子見易象魯春秋禮盡在是矣便補六經闕典佇看三代太平

包舉宏遠鄭康成之註三禮遜其該博矣　郭宇山

以紫陽直接孔孟歷千載有餘而道始續語語闡揚道統羽翼聖經　熊熙胤

重建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

鄒孟氏去孔聖之世未久已聞無有乎爾之言韓宣子見魯國之書獨存遂有盡在是矣之歎蓋文獻所

關最大在古今其揆則同睠茲東陽視昔闕里四方文籍之所自出萬世道義之所必宗文公之文如日麗天書坊之書猶水行地自後世師異道人異指不得其傳而天下書同文行同倫必自茲始方今四海一統六合同風家有其書人尊其道豈有淵源百年之地獨無庠序一畝之宮爰始爰謀以教以養於以尊崇往聖之道統於以培植昌運之人才接前修之典刑新後進之聞見謂圖書會府肯但同石渠天祿之校讐謂禮義大邦當不止洛下河汾之講論苟於此質無疑而考不謬則端可施罔極而傳無窮志雖惟勤力則未逮吾聞寶燕山宏開義塾戚睢陽廣致名儒才俊固自此以奮興子孫亦因之而著顯況此地規模難同他學而吾道福澤不比異端到手必爲矢心無二此皆己分內事也願與天下共爲之小學成始大學成終便是人文之一會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定知世道之大同斯文其興先聖如在

大雅文章高視晉魏之上　葛屺贈

吟詠不關風月講學必溯本原承先啓後之功洵哉不小　熊之璋

洛陽新建同文書院疏

三代以前之王化實始北方兩間最盛之人文莫如中土蓋天地既分混沌而河洛首出圖書伏羲以此畫八卦以前民神禹以此敘九疇而建極卜東瀍卜西澗周公定太平六典之書觀太廟觀明堂孔子垂後代百王之法歷觀往迹皆在中都況天下四書院之興亦必嵩陽之地而河南二夫子者出又明洙泗之傳欲興斯文亶自今日豈但紹列聖之道統實以培昌運之人才某生長中州宦游南下每見江左斯

文之盛。實惟文公正學之宗。精廬接畛之相望。文籍九州之徧滿。不量微力。小掷精囊。雖竊取義學之名。終未究書生之志。重惟東晉之末。正氣久鬱有偏方。時有元魏之興。文教誕敷於諸夏。遐觀一時文物之盛。綽有三代庠序之遺。天運有往則必復之幾。地氣無鬱而不伸之理。推行斯道。固係乎人。蓋開寶諫議之建塾延師。爲燕山之雅望。張橫渠之買田興學。爲關輔之美稱。雖於諸賢無能爲役。但此分內當爲之事。願與天下共相其成。其有興乎。將見君子聞大道。小人蒙至治。必有作者出。爲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

昌明博大衝道之文。郭宇山

從河圖洛書。剖天地之祕。而羲文周孔。開道統之傳。迨至紫陽之脈。實惟洪源接之矣。熊熙膺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竊惟建之考亭。實惟東南闕里。文公墓在縣西北偏唐石九頓峯下。神道門在麻沙鎮。僅可一里許。衆朝表章。雙峯屹峙。過者莫不致恭焉。年深屋老。不無損壞。忽此一夕。風雨暴作。門屋壓倒者過半。竊覩上司行下。先賢祠墓遺迹去處。皆務修葺。況聖朝表章文公之學。又非他比。門臨驛道。如此損壞。曷稱觀瞻。今擬一新起蓋。仍就其傍作草廬三閒。召人居守洒埽。中爲祠宇。以爲過者下馬瞻敬之所。顧惟工力繁浩。召匠計費。用鈔二十錠餘。非當路主盟。豈易完就。敬奉簡書以請。

右伏以朱文公百世之師。卽今夫子徽國公千年之墓。視昔孔林。公之文如日麗天。公之神如水行地。空

存遺蛻。曷想冥鴻。但入商容之閭者必式車。而過仲舒之墓者爲下馬。道之所在。疇敢弗恭。況朝廷崇奬之方新。又府縣奉行之惟謹。凡經游歷靡不表章。顧沙川驛道之傍。卽唐石墓門之闕。峩峩雙表。奕奕乘瞻。忽焉風震雨淩。致此梁傾棟撓。此通國上下之所驚惋。豈爲人子孫而不動心。敢瀝懇忱。用干當路。堯、舜、禹、湯、文、武雖遠。幸是道於此大明。天地日月山川猶存。則此門亦當不朽。輒舉以請。願相其成。

衞文公之道。幷愛其墓。且欲其與天地日月山川並垂悠久。愛之深。尊之至也。熊之章

代母梅庵題考亭書院祀田疏

我聞夫子之道。日月照。四時行。厥有曲阜之居。宗廟美。百官富。作述相承。凡經幾代。表章吾道。皆出公家。式修寢宅。以妥靈。或錫土田而致享。亦爾士而有教養居游之地。故此邑稱茲絃歌禮義之邦。瞻今考亭。視昔闕里。千秋萬古。世守竹林一畝之祠。四海九州。人知晦庵四書之學。頃緣郡政。獲拜公祠。靖惟苴補之微。苟完猶歉。茲覩規隨之計。式廓用休。恭惟昭代之崇文。首重先賢之褒典。第居下位。靡達微悰。祭而無田。何以爲春秋菜祀之助。教而不養。何以爲晨夕齋鹽之供。祀典實風化之有關。人才豈世道之無補。居如此其近。而世如此其未久。學有所不講。則道有所不得明。吾力負山。斯文如綫。幸是邦有足徵者。而爾祖其與享之。凡爲人賢子孫。與吾世大夫士。實皆有責。豈得無情。與其徼異端一日之福田。孰若緜吾道百世之利澤。畫井田以興學校。且共爲橫渠一鄉之謀。賓廩餼以延師儒。當有建明道十事之議。欲觀周道。請自魯祠。

祀田所關最大紫陽氏當血食千秋 葛屺瞻

重建御史坊富義橋疏

郭門由楚地入閩已愛義寧山水晦庵傳洛學之建是爲雲谷淵源四百餘年以來地靈人傑三十六峯之下山遠溪迴厥有輿梁實當勝處東鼇峯西廬阜此爲忠孝文武之鄉上武夷下考亭允謂禮樂詩書之聚頃洪流之飄蕩徑大路之顛隮今欲增廣前基亶實有資衆力挹北澗之水可以利濟羣生出西山之雲可以覆幬六合此爲功德未易名言相如題柱閒豈但乘駟馬以快平生之志子房遇圮上會當取一篇而爲昭代之師小疏奉題大家成就

晦翁爲道學津梁斯文寶筏橋亦與之俱傳矣 郭宇山

重建會文橋疏

本橋頃因唐川泛濫半截隨流凡有往來無不病涉今承本縣提調官主盟重新整頓然體大用博事重費繁非藉衆緣鮮克舉之父母官既倡始士大夫必贊成倒廩捐金完成一段濟人盛事是所願也

九峯山奔衝海眼谷陵今見於變遷會文橋截斷虹腰溱洧豈容於病涉剜沙鎮爲閩中喉舌且圖書湊天下舟車浮黿鼉以爲梁日子方能攸濟役烏鵲而橫渡天孫始克有行雖神人猶假物以涉川非達摩曷浮蘆而渡水運斤揮斧欲飛梁半破重圓倒廩傾囊賴長者多行博施好事人人出氣力前程步步是亭衢維新次是圖庶斷者復續春風生筆下豈無助犀帶坡翁明月滿樓前會有題虹亭巖客

如靈景錯落令人應接不暇。熊熙膺

重建麻沙書錦橋疏

濼洧以乘輿濟人未多子產。渭川以飛梁度衆。尚說崔公。況雙溪環朱紫之家。而四海會圖書之府。百餘載曾翬雁齒。十數年兩厄鯨波。僅存疊石故基。謾使橫舟野渡。雖云止一帶水之隔。動有如千里河之憂。大規模今欲重新。舊公案不妨拈起。度工不小。會費尤繁。共推助犀帶之心。庶可展領巾之手。高車寄志。行多題柱丈夫。圯上憩游。當遇授書異叟。

長橋臥波。不霽何虹。記之勝槩。重足相侔。郭宇山

重建莒口橋疏

閣道橫空。勢奪垂虹之麗。籀文煥斗。名標乘駟之雄。念巨浸之懷襄。驚修梁之蕩析。欲新駕壑。必大鳩工。溜雨四十圍。盡選屹流之柱。去天幾尺。五危飛礙月之簷。費則浩繁。理當糾合。揮金樂施。能修濟川之功。題柱相仍。穩作朝天之路。

尺幅有縱宕之勢。郭宇山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文

答戒酒文

甌閩有布衣素號詩酒癖一觴一詠窮極朝夕陶陶兀兀曾不知利名之爲韁鎖貧阨之可憂戚客有造其廬而譏之曰方今神聖在御登崇俊良墨客鶚舉將才鷹揚賢士載賓大夫皇皇子獨不嗟功名未成志願不偶擯棄名檢放懷詩酒上乏譽於鄉曲下遺誚於朋友名教清議吾不子取乃者廣平爲文示戒貫穿詩書爰及歷代悲愚智之得失監國家之成敗禍亂之階惟酒爲害君侯俊哲試聽大槩命客促席披讀未終斂襟兀坐愧謝愚憃若醯雞之在覆幸夫君之發蒙吾將剖鸚鵡之杓碎琉璃之鐘嗤荷鍤之伯倫謝投轄之孟公酒若有神自西自東與子絕交誓不汝從客乃復坐音問方諧或吟於側或笑於階揮之不去招之不來四坐驚怖毛森骨豎客懼欲歸吾固留駐忽聞庭畔切切若語若怨若恨若有所訴吾復怪問汝訴何緣與汝同處殆三十年窮困貧阨皆汝之愆吾未能操戈以逐子何以怨而有言辭令未周恍若有應子聞賓賢不聞酒聖今子見逐我去何辭我欲有請子其聽之昔子游學栖栖荊楚琴劍無光氣色慘沮賴我侍側輒忘羈旅爰自壯歲抽毫作文辭慳氣索勢若車奔恃我發作思湧如雲至若都門悵別易水歌罷游子心摧行人淚洒悲風起於長樂煙樹黯於清灞引一觴而氣振復一杯而憂寫

時予之功不在禹下獨不聞既醉備福見於周詩不爲酒困聞於仲尼德將無醉酒誥之辭酣酒嗜音五子所悲商辛糟丘畢卓酒池沈湎淫佚穢德日滋咸其自取過我何爲廣平子掉三寸之利舌駕傾河之雄辨毀訾賢哲蔽欺己見使吾子一覽而驚再見而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先民有言人之齊聖飲酒溫克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彼昏不知胡爲我責逝將去汝適我樂國客聞之而義服我聽之而拱默延之上座永爲嘉客

讀周書可以養德讀此可以陶情莊周寓言溢於辭表　熊之璋

建同文書院上梁文

伏以天地判而人文興河洛乃圖書之府孔孟生而師道立鄒魯爲禮義之邦孰知千載以來獨萃一鄉之盛睠我考亭之闕里實爲崇化之書林淵源可漸文獻足徵二帝三王以來之道至此大明四書六籍而下之文靡所不備凡舟車之所至具耳目以皆知天子庶民何人不尊其學光天薄海無地不有其書皇乎盛哉盡在是矣誠能一出於正便可四達無疆況書同文行同倫際今日休明之運而黨有庠術有序皆清朝培養之仁經之營之完矣美矣於此覩俎豆衣冠之會於此開金石絲竹之音天昌昭代之文地抉千年之閟茲蓋恭遇府推明公中州文獻正學源流分刺緹屏光霽人閒之風月卜居書府輝煌天上之璧奎善類棟梁斯文柱石大矣鄴侯之志謾施萬卷之牙籤苦哉杜老之心要闢千閒之廣廈氣求聲應跂翼翬飛坐令鞠蔬鞠草之場遽看采藻采芹之樂俟後世禮樂肯但同汾水之諸生聚天下師儒

當不止燕山之義塾載陳善頌同舉修梁

兒郎偉拋梁東書籍高麗日本通一滴龍湖山下水千源萬派定朝宗

兒郎偉拋梁西斯文一柱與天齊四書六籍人人誦孔道何曾間跋提

兒郎偉拋梁南郁郁文明聖化覃培取昌時公輔器門前峯色映台三

兒郎偉拋梁北萬里車書通上國載將南道又關河會見九疇敍皇極

兒郎偉拋梁上奎壁光中涵萬象太平直待讀書人白玉垣高瞻上相

兒郎偉拋梁下八表皇風陶治化五方殊俗一朝同禮樂衣冠譙華夏

伏願上梁之後英賢輩出文治大同以明倫教法爲王者師以治事學規爲天下式正人心息邪說厚培三代之人才繼往聖開太平重見六經之治法功裨元化澤及生民

光天溥海皆有紫陽圖書紫府盡在闕里暗室一燈千秋炳烺熊之璋

鼇峯祭先聖文

道統正傳先後一揆禮有常行百世可俟恭惟　元聖祖述憲章春秋素志法則一王損益先世豈不考議允矣大成實惟通祀百世之上顏曾思孟百世之下周程張朱道德功言誰出其右後有作者禮宜並侑秉心對越永矢弗疑勿謂緜邈斯文在茲以　先師鄒國公　郰國公　沂國公　兗國公配　元公　淳公　正公　獻公　文公侑祀尚饗

又

天下之大積於一鄉三代盛時閭塾黨庠恭惟闕里爲萬世則觀飲知道觀射知德由魯迄鄒仁義七篇鄉井左助庠序宅田秦弊相仍千五百載關洛講明一鄉三代考亭制作一變可王家鄉而邦三綱五常天未欲治人不蒙澤鹿洞遺書寖就湮沒幸被淑艾厥有同方矢忱對越神其洋洋時其暮春蒐舉遺式舍萌告虔可永無斁

又

夫子六經垂憲萬世秦灰魯壁僅存如綴詩逸書亡禮壞樂廢春秋多訛易亦失次辭且不明況繹其義一喪之後千載無繼天迪先覺克開來裔關洛考亭益大以肆如日中天有目皆視茫茫墜典夫豈無俟易與詩書古文是隸周官不亡不待考記二戴三傳豈不小戾周孔盛心孰測其閫經無全書世不至治竊不自量曷克遂志神之洋洋晨夕與祭矧此開卷聖筆難識宮庭告成舍萌有祀輒陳忱辭有祠其遂敢以先師侑祀尚饗

又

禮不虛行存乎其人人之爲人以其存心惟仁與義人道大經於穆元聖元氣渾成得其傳者約禮求仁去聖逾邈憂時益深戰國何世功利縱橫惟我孟氏距詖息淫禮不重食義不重生浩氣所塞百世其興泰山巖巖孰我敢任惜茲墜緒千載莫尋卓哉元公太極之英建國屬書孔道復明再傳關洛聖門顏曾

茲道南來。桓桓考亭。愚嘗謂公功配孟氏。一生四書。晚歲三禮。世衰道微。經殘教弛。禽獸食人。有甚洪水。天綱地紘。至此何恃。倘微其人。孰任茲理。南游三年。閱世多矣。安得尚友天下之士。每愛東都。一代節義。誠能善變禮樂可俟。聖道茫茫。鑽仰未易。狂狷何取。夷惠百世。未習狂瀾。賴此柱砥。願得同志。相與興起。六陽嘉會。舉此墜祀。昭明洋洋。其克相止。

又

夫子之道。千秋萬歲。文公之書。九州四海。古之君子。患道不明。今既明矣。但患不行。若稽放勳。甲辰昌歷。閱歲未多。三千六百。斯民富壽。且二千年。自時厥後。何其奇偏。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一縷斯文。正在迂續。君子事天。猶子事親。不善繼述。天功曷成。斯道固明。晦蝕亦易。惟當講學。修身以俟。聖門於此。尚有憂之。吾黨小子。詎敢弗祗。匪直斯會。亶在我後。洋洋有相。在上左右。

啓劄

謝鄉舉論學

某竊惟有司舉賢。以爲國用。士子應舉。亦將以爲國用。固無所事乎私謝。重惟今天下事。非待智者而後見也。通國上下。已仕未仕。莫不疚心於利祿刑禍之中。而不敢議。區區茅草場屋之文。何能爲世軒輊。出語稍生。即震於有司用頓不敢上。而執事先生。獨挺然出力。排衆議而收之。一經品題。便許以佳士。不知於文字之末。何以遽得某如是之深。此某之所以重有感於先生之知已。而亦深喜當世英雄。固有意見

之相同。氣義之相與。千里共肝膈。利祿刑禍。未必可盡驅。磨一世人物也。此某之所以不可無一書。以布心腹於下執事也。某生長建之雲谷山中。少孤無似。從鄉先生習舉子業。未知學之爲何事也。年逮弱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始喟然歎曰。學在是矣。自此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爲明體適用之學。每病今世之學者。議論徒多而踐履益薄。詞華雖工而事功益不競。而又自恨資質晦鈍。學力卑淺。不足以通達世務。且以山林之性。不能俛仰趨時。動輒觸忌。雖欲有志當世。亦徒抱此耿耿耳。前年因與計偕游行都。飽觀時事。益自歎學力本不逮。而又遇世難。涉海不可以弊舟。將試輒浩然有倦於功名之想。望幸而下第。益得窮其故學。鄉邑朋友。亦稍稍相聽游從。而或且笑其迂拙。茲焉秋試。以親庭責望。不得不爾。不能排訐時妝。亦攄其所蘊而見之於詞。不知其過當得失已置度外也。復玷選中。誠不自意。後會友人。備道先生所以取予之意。誨諭之言。與夫拳拳期待之盛心。而後有悟於大易初六涖恆之旨。先儒以劉蕡之對。尚犯此戒。則某居下求深。烏得無過。行將就試。春官先生之訓。敢不服膺。萬一得由此奉對大廷。自當傾倒竭盡所懷。以副先生之望。然時事已矣。某自度必無所用於世。便脫去場屋之累。亦惟與二三同志學者。俯仰林壑。沈潛古書。自求切己受用。無愧此生而已。近看大學。欲倣文忠公眞西山先生衍義。只就學者分內事。輯爲後傳。以見明體適用之學。舊讀春秋。苦傳義文鮮有得其正者。曾倣綱目例。以左氏書實其事。以公、穀程、胡、諸家之說足其義。頗有條理。未曾成書。或就得此工夫。亦不無小補。尙當從執事先生。求就正焉。茲有三山使便。謹修啓事。以謝於執事者。復作此以既下懷。倘蒙先生矜念而終誨之。便中切望

條示。

於感恩知己中以明道勖學爲己任區區功名富貴曾何足云哉。葛屺瞻

利祿刑禍可以驅磨庸人不可以驅磨豪傑。熊之璋

倣西山公衍義倣紫陽公綱目卽此便足不朽。熊熙胥

謝貢舉啓

伏以後生爲朝廷措事策愧無考亭之三明公與天下求材賦辱在阿房之五豈特有司公明之選亦見當世英雄之同深感已知庸伸私謝切謂國朝之取士獨由科目以得人持衡者不當徒較其詞章當以收拾人材爲務操管者不當徒志於爵位當以扶持世道爲心矧方艱難多故之時而有文武欲盡之歎聖主念事會之無極欲廣賢路之招徠廷臣慨士氣之未昌猶懼以科條而隔截恩施非不厚於士意向何求自於人有司懷觸諱之疑語生輒忌舉子有患失之慮氣餒可知以此取士何以得人材以此入官何以扶世道稍有志者蓋已羞之某幼讀父書[糸蠻]承世學少而好賦第知小夫篆刻之工壯而讀書頗識大學知行之要益求實事不競虛文勉焉自力於躬行切亦有志於世故嘗借計吏出試奉常自顧時事之已殊又惟學問之未到積累三年方求病艾顧瞻一世愈激憂葵雖經入以扣閽又俛從而借徑氣鬱勃其已久言過多而莫知賦皆佩誦之辭既以二典三謨之欽爲主論必究極其說又以中庸大學之誠爲言至於三策之條陳是亦寸忱之憂愛謂當內外交急之會初非上下相蒙之時聖君當畏懼存心不

可自怠而沮人材之氣。大臣必誠公盡下。不可獨運而失天下之幾。冀可措以轉聞。庶不至於虛論。人謂場屋非言事之地。何妨屈蠖以求伸。我知科舉乃進身之初。寧忍獲禽於詭御。已置得失於度外。敢期摸索於暗中。請省僥蹤。端由幸合。茲蓋伏遇座主仙尉祕書郎卿先生。領袖後學。鑑衡斯文。雪案檠光。已久抱經綸之蘊。風簾燭影。不徒取華藻之文。將求實材以奉明詔。何馮宿之畏太甚。次排直言於下等之科。賴了翁之見獨高。姑竇古學於五名之後。蓋識者有見於救時當隨之義。而先儒亦戒夫在下浚恆之凶。忠焉能勿誨乎。服之不敢失也。第自愧深山之苦學。誤蒙稱碧水之奇材。雖曰有試而譽。但恐無實以副。某敢不益加鞭辟。無負甄陶。儻策之大庭。決不效平津阿世之學。然與以一命。詎得行明道澤物之心。惟不愧於爲人。是卽酬於知己。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識者謂其急於求進。讀此知先生守正不阿矣。葛屺瞻

逢世之學。詭遇之行。讀此自當汗背。熊熙胤

聘啓

昔者老姑。幸獲供於蘋藻。今焉弱息。敢來附於絲蘿。自非長者薄於記存。安得舊姻以之繼續。故面相見而口相約。欲男有分而女有歸。慨然義襟。異彼流俗。在孱庸何以得此。於禮文詎容忽諸。白璧定婚。安敢謂許田之假。黃金得諸。必不孤曹丘之來。倘百兩之歸。不俟及笄。則五世之昌。何勞問筮。我所願也。公其籌之。

又

吾親乃爾姑。數世之嫻維舊。生男願有室。一朝之好方新。同心允契於蘭薰。締約遂聯於蘿附。妻以兄子。足知慈幼之眞情。遺之後人。惟有傳家之世閥。雖言傳於媒妁。實天合之夤緣。依劉得人。方倚重扶持之力。維能有夢。覩延洪嗣續之祥。

回定啓

崔盧甲族。夙推譜系之高。韓范世婚。重締嫻嫻之好。辱慇懃之委貺。敬黽勉而拜從。伏承令嗣詩禮相傳。擅芝蘭之挺秀。某長女縰笄甫及。恐蘋藻之未勝。因緣獲定於一言。繁縟不拘於末俗。餘生何幸。庶相依脣齒之閒。吾味既同。願盡索形骸之外。

又

葛藟施於條枚。已屢見孫枝之秀。女蘿託於松柏。又得依族葉之榮。因親而親。乃幸之幸。克家有道。正將求舉案之賢。相闔無儀。僅能事執巾之役。偶役冰人之申好。遂成月老之夤緣。茲蒙雁幣之鼎來。復辱魚書之縑墮。載欣今日。克諧劉范之婚嫻。罔俾昔人專美朱陳之嫁娶。

又

問諸姑於伯仲之閒。久知聲譽。聯舊親於妯娌之列。幸忝嫻嫻。雖自題紅葉以無心。然迺喜朱絃之有續。材高杞梓。固非爲養以娶妻。質類菲葑。已嘗不嫁而擇對。信夤緣之有自。豈人事之由來。聘禮拜嘉。毋替

後來之約。會言不遠。敢愆親迎之期。

熊回虞

羋嬀得姓之初。苗裔已三千禩。淮楚分支之後。詩書皆四百年。俱爲善族之稱。宜作嘉媚之合。令嗣一經有訓。諒足紹於箕裘。弱女四德未閒。恐弗堪於伉儷。但擇婚媚者。不必富貧之是較。重道義者。毋分材藝之孰多。儒家固有常經。禮節亦惟求稱。況伯氏胥篤斯文之契。而大昏亦宜世好之修。重往行言。敢稽報幣中壺之家人正告。有闕今日之義方。外氏之宅相多賢。願見前修之範轍。

說

易卦說

竊意易字。從日從月。日中有一爲奇。陽數也。月中有二爲偶。陰數也。合日月爲易。故觀圖書迭出。可見天地自然之數。觀日月相推。可見天地自然之易。易之作。雖則乎圖書。而其爲義。尤莫著於日月。蓋易者。陰陽之道。卦則陰陽之物。爻則陰陽之動也。然有交易變易之義。在天地則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所謂天地設位。卑高以陳是也。在易書則一陰一陽各有定位。所謂剛柔立本。八卦相錯是也。一剛一柔迭相推盪。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是故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人事之吉凶悔吝。物類之得失憂虞。與夫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莫不於是乎盡矣。然考諸大傳。則知聖人之作易。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蓋有以見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

非獨以圖書而作也莊周謂易以道陰陽正謂此矣

但以日月相推成自然之易故凡吉凶悔吝得失憂虞悉於是乎備信哉易之時義大矣哉 熊之章

適堂說

西劍母侯希說爲南劍府判一日小憩考亭謂僕曰余舊有讀書之室曰梅庵今更扁以適堂蓋余老矣將求吾所自適者焉一日之適一日之安也余又將隨所寓而扁焉則亦無所往而非可以自適之地矣子其爲說識之顧僕何足以究斯義輒誦所聞而言曰適者有所得而往而非卽其安之謂也三代而上所適者一道而已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無他適也後世始有適情適樂之說魏晉閒虛曠之風勝陶謝諸賢發於情性與致大抵皆求其適之辭昌黎送李愿曰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東坡和淵明曰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他日賦赤壁不過以江上淸風山閒明月便可爲適之具而胸次所存者皆虛曠之餘習凡我所當有事者皆視以爲纍拱而付之幻妄以此爲適而適之義晦矣若是雖足以少愧世之貪名逐利終日馳騖不得息者然秦漢以下牽補架漏人無宰物之情其獨不以此哉聖賢之言初無惡乎安且適也大學嘗言止定靜安之道亦顧所適者何如耳書曰惟我事不貳適易大傳曰惟變所適此周公孔子之言適也不貳適者謂此心當一於其所往而不可以有閒也先儒主一無適之旨蓋起於此惟變所適則雖千途萬轍皆可適之地而我之心固未嘗不一而初未始有適也又豈卽其安者之所可得哉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所適者固在乎適此道也秦漢而下蓋無傳焉獨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

仲舒不識性。未必能見道。況可責之陶謝諸人乎。今學者誠能得其所適。固將理解而意會。境契而心融。無所入而不自得。亦無所往而不可安矣。浴沂風雩。而有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者。哲之適也。鳶飛魚躍。極而至於上下之間。全體呈露。大用顯行者。子思之適也。吟風弄月。庭草交翠。濂溪之適。蓋有出於言意之表者矣。雲淡風輕。傍花隨柳。明道之適。蓋有見夫顏子所學所樂之事者矣。此豈常情所易窺測哉。又豈魏晉以下諸人所能解其會也哉。學行之所適有淺深。則隨其所以皆可以安。而非其至。侯之所適。固非遽求以即安者。姑爲是言。亦微示謙抑之意云爾。溯其所學。蓋習之久。積之熟。周游延平、武夷之間。所事所友。亹亹不倦。見聞頤養。功益又多矣。深有慕乎聖賢之道。必深契乎聖賢之心。是蓋得其所適者也。輒爲之說而繫以銘。

聖賢日用。惟帝之迪。必有事焉。不貳其適。變有萬殊。實貞夫一。業業兢兢。終日夕惕。一旦洞然。理順冰釋。無適之中。貞適斯得。

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所謂聖賢所見無非道也。葛屺瞻

歷敍周孔之適。而至於沂水春風。鳶飛魚躍。窗前芳草。雲淡風輕。無入而不自得。光景宛然在目。虛曠之陶謝。幻妄之坡仙。皆不能分其半席。的是一篇原道統大文章。熊熙胤

虞彥忱字說

前禮部進士梅莊先生虞君。令子仲海。言論每以剛正自持。重禮教。篤倫紀。余畏友也。余在鼇峯作求仁

約。頗欲論究三禮之學。仲海獨降心焉。長子迪從予遊。一日仲海貽書。諏曰爲迪加冠。俾余莅之。余喟然曰。冠禮不行久矣。學以禮爲先。禮以冠爲先。余雖不敏。學固將以行之也。其何敢辭。令月吉日。禮儀既備。敬告爾字曰彥忱。甫其辭曰日用之間。動靜語默。大哉洋洋。皆帝之迪。稽古明謨。惠此則吉。首蔽一言。允以成德。推允之義。是日忱恂一念卓然。萬象畢陳。學有大本。道有大原。匪信曷立。匪誠曷存。中庸有言。不誠無物。三百三千。行之以一。希聖希賢。惟敬時克。知曰迪知。哲曰迪哲。肖貌兩閒。而名爲人。允茲克迪。勿狃小成。念哉敬哉。尚克時忱。恭爾帝命。顧諟明明。

冠之初而以學道信誠勖之。詩曰。成人有德。其此之謂與。熊之章

張以謙字說

余甲辰由莆抵玉融。一日郡學糾實齋陳君。會邦之俊秀。中有一生。貌粹而氣溫。心竊嘉之。詢之則張氏之子。名益。字以謙。問其世。則祖居海上之草嶼。以儒學顯。其積善有自矣。明日訪余寓舍。且求余一言。爲終身受用。因告之曰。謙美德也。謙則受益矣。余復何言。請不置。則繹謙之卦義以告之。謙六爻無凶辭。上三爻爲坤。皆以利言。下三爻爲艮。皆以吉言。坤靜而艮止也。夫惟天下之至順者。得利常大。天下之至靜者。得吉常多。此爲處己而言也。天下之益。出於己者有限。資於人者無窮。吾聞九三一爻。謙之主也。謙五爻皆陰。獨此爻爲陽。陰柔而虛。求益者也。陽剛而實。乃有益於人者也。彖言君子有終。爻亦言君子有終。皆言其所主也。學而不求君子之益。其可乎。求益之道。不親近其人。可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學之染人。

殆有甚焉。卽此五爻言之。二承乎三。上應乎三。曰鳴謙。四乘乎三。曰撝謙。皆得益者也。感於中者深。則自有以著乎外。鳴之象也。聚於我者富。則自有以施於人。撝之象也。初與五則遠於三矣。初牽二而勇於進。五援四而得所親。是亦私淑而與聞者也。瞻前修其已遠。幸緒論之可徵。吾黨已不得見之親炙矣。其所以聞於私淑者。皆可勉也。益乎。其亦有感於余之言也乎。

精言粹理。範己資人之道。盡於此矣。推其議。豈獨可以益張君乎。葛屺瞻

堯舜之聖。只是克讓。丹朱不肖。只是箇傲。故謙卦六爻皆吉。循名責實。亦見惓惓善誘之意。郭宇山

銘

約我齋銘

人之爲學。患不見道。大道茫茫。何處下手。聖門論學。必有所之。有是奚是。斯文在斯。大哉聖域。顏氏實踐。一仰一瞻。夫豈無見。道之所在。惟中爲難。孰開其端。精一兩言。精在博文。一在約禮。爾學維何。卽此而已。得一爲德。體全則仁。以品以節。匪禮曷臻。一舉一動。如寐斯覺。前日之約。今日之卓。惟黃氏子。爲學有源。不愧於父。天叟爲兄。約我名齋。奉以晨夕。敢贊斯銘。其敬無失。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附錄

勿軒先生傳

先生姓熊氏。諱鉌。字位辛。一字去非。勿軒其號也。又曰退齋。雨錢公十六世孫。世居饒峯之陽。先生生而聰敏穎悟。垂髫卽知向學。及總角則能屬文。而悟道德仁義之說。志宗濂洛之學。乃訪文公之門人輔氏。而從游焉。遂深究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道。而得聖賢傳授之心法。旣而博通五經。徧覽諸子百家之語。下迨醫卜陰陽之祕。故下筆成文。追踵韓柳。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登第。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値宋亡。故不及大用。而先生之才不闡。道不行於世。惜哉。入元。乃隱居不穀。以道自任。以義自處。疊山謝氏。忠義人也。嘗自誓曰。不見南朝不著鞭。聞先生之名。義不辭遠涉。自江右而至。及會。共訴宋亡之恨。因相與抱持而哭。旣而曰。今天下皆賊也。所不爲賊者。惟足下與我耳。道義相合。不能卒別。遂相與講論夫子之道。而於舊所聞者。益以明。舊所未達者。通以徹。以文公四書集註。尙有遺意。迺著四書標題。集註之遺意。益以備。而道德之用。益以詳著矣。江西庭芳胡氏。明易君子也。聞先生博學。嘗挾其道以訪焉。及退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不以爲能。故頻與講論。無倦怠之色。而庭芳之學。益以明。皆先生啓發之也。迺自採易之精奧。著易講義。讀書而著書說。學禮而定儀禮。闢異端而酷排緇黃之誕。鬼神之妄。以世俗葬祭爲所蠱者。皆

毫分縷析而正以聖人之道焉勒成一帙以解後學之惑斯其所著而行於世者也其他所述猶繁不及備舉也既而曰吾之所學聖賢之學也當以聖賢之心爲心故伊尹曰吾大民之先覺者也吾當以斯道覺斯民也乃不吝所居擴而充之易爲家塾中奉先聖左爲文公師友之祠右爲熊氏忠孝之祠以其門對雲谷而又以寓文公沒而道之傳在於是遂扁其家塾爲雲谷書院於是四方學者知先生之道欲傳於世而生徒雲集遠自漳泉而至者有之各欲捐金置田以爲師生之俸值先生沒而已其寓於崇邑而建長林書院於翁坊之洪原適武夷而歎文公之舊址頹圮遂構而新之愛其幽僻遂館焉然從游者雖多卒未有得其傳者嗚呼其天之將喪斯文也歟先生學既得其眞而道不雜書既覽之博而德宏雅當時遠近以書廚目之嘗重修考亭書院而爲之記有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之語翰林學士草廬吳公天下名士也有求考亭書院記者援筆欲爲之因聞先生所作則以手加額曰江南有人矣予奚庸喙以其求之固乃曰姑贅此以塞責耳先生娶虞氏繼曹氏三子曰龍曰崇曰嵩父諱學顯先生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卽元定宗之二年也卒於元仁宗皇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葬於鼈峯之橫歷壽六十從祀於文公之祠而位尊先賢之列非幸也宜也前翰林僕處約述

題勿軒先生行狀

勿軒熊先生名鉌字去非又號退齋建陽崇泰里人宋咸淳甲戌以禾名登進士第任汀州司戶值元不仕明理盡性得聖賢傳授心法築室雲門從學者累百遠近翁然尊之知州母梅庵同知徐石壁推官張

紹先諸名公貴人咸尊以師禮望朔謁精舍諸生卒從明奧旨大義教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孳孳終夕不倦月行賞試汲引後覺迨歸杜門凡吟詠不事風月無非以禮義誘人嘗與一桂胡庭芳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正學大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書儀禮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惟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尚多至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矣顧惟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兼以齒髮向衰抗我滋甚靡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矣易詩書僅爾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伯之道亦麤備矣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所關甚重且周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舊而儀禮十七篇且欲各附禮記傳義以爲之兆當猶有俟也庭芳當分任此責以畢吾志其後竟修儀禮未及成書而卒又嘗作文公考亭書院記有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之句今有大學講義標題四書易講義行於世建寧府儒學訓導天台李讓撰

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　史菊房

武夷山高幾千仞疇昔號爲靈鄉福地學成仙者居之自文公抉奇剔祕築室山中聚書取友爲往聖繼

絕學號武夷精舍於是茲山茲川爲闕里爲洙泗邇來百有餘年士生其閒耳受目攝秀異而膚敏莫不深挼道閫力守師說闇闇然與鄒魯相爲雄長非所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人鍾最靈者耶若吾友退齋熊君則其出類離倫者也君家建陽近武夷自其幼時往來精舍慨然有求道之志方其年少氣完縱健鼓行場屋嶄嶄見頭角諸老先生皆遜之然猶未免科舉累也年稍壯奏第太常聲價驟起君一不動心獨曰自是可遂吾讀書立言之事矣居無何適當世變之會物換星移無所售其初意則退修初服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室與朋友講習舊業其徒數十人糲食澗飲於寂寞之濱日以周公孔子之說相磨礲於文公諸書是信是行以道教人而信從者衆凡一星終乃歸故山復揭鼇峯書院以所以居洪源者居之大肆其力於六經如易詩書春秋皆爲之集疏集疏云者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而裒衆說以爲之疏工夫浩博義例明暢六經之道如指諸掌復爲小學四書集疏以羽翼之釋回增美之功極矣又念儀禮一經文公勉齋先后論著號曰全書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兵火之餘遂束高閣君念扶天常奠民志以立太平之基孰外於此復與鋟行以廣其傳於海內役鉅費繁以身任之蓋欲扶持世道緝熙人文以俟後之君子豈有所爲而爲者哉士散之餘禮壞樂亡靡知所屆茫茫宇宙求一叔孫通且不可得況敢妄議魯兩生哉而吾友奮乎頹簷敗壁之下而起圖之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歟志君之志學君之學吾豈敢謂今無人而或者方以迂孔孟迂之亦可哀矣予蜀人與君昧平生卯辰之閒肯會於莆一見語合遂定交焉展數月相與論說底蘊與鄙陋所見略同如鼇峯祠五賢以侑聖師蓋爲道統之

的傳設而邵馬不與焉或謂與文公竹林六賢之規爲小異吁是未可以口舌爭也予昔常持此說聽者憮然而君之所見亦如此由是知理之所在如印印泥近者三山之尊道莆陽之新祠亦莫不然自有默會潛孚者存非以內交要譽也君自温陵歷莆福亦既倦游將歸山中求予一言爲別君行矣強飯自愛爲吾道作經久計他日道尊德隆必有浦輪加璧而起申公於既老者僕苟未填溝壑尚快見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退齋其毋遜

送退齋東歸序

陳蒙正

千百載而下尊孔子達乎天子而亦拜之何也拜其扶持天地植立綱常爲千萬世天下所法焉者也孔子天之孝子也朱子孔子之孝子也孝子者以父母之心爲心也世之學者能以盡己爲學而又能推以及人則可謂孝於朱子者矣癸卯之冬十一月退齋熊先生至陳蒙正往就學焉先生之言曰斯道也何道也全體大用之道也管商權譎無體之用也佛老虛無無用之體也以是益自信忻然有請而忘倦蓋侍皋比者凡三日兩夜先生所自得者微矣其孝於朱子者歟道教不明風俗日下拘於卑陋者不自脫溺於高遠者不肯回而不知夫古之學者爲己眞得而實行如饑之於穀粟寒之於布帛終身受用之自有不能盡者其實則人心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也先生之學之蘊雖不得行於時然必有傳之於後其相與守而行之者當未艾也獨惜先生歸亟僕心有不得盡焉所恃者書之可通足迹之可至耳過福清有陳兄希尹者雖未覿面聞而敬之矣先生其亦以某之心告之

與退齋論學

胡潛齋

某再拜獻書退齋熊先生席閒。大荒經言幽思之國。思女不夫。思士不妻。精神相感而生育。始疑其妄。今乃信然。某與先生一在江之左。一在建之陽。地之相去千有餘里。非特未嘗一日接殷勤之歡。蓋未嘗一覩顏色也。而愚騃之心。則以爲道在天下。未嘗一日無所寄。以今天下。如魯、沂、鄒、嶧。久矣陸沈關、洛故墟。文獻淪沒。於今幾百年矣。固無望其有人可以任斯文之寄。獨武夷之秀拔。九曲之清深。不減前日之舊。其壤地則晦翁先生之闕里。去晦翁之世若此其未遠也。故家遺俗。尚有典刑。緒論格言。家傳人誦。其閒豈無秀中之秀。靈中之靈。得晦翁之學於父兄師友講明之素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日夕凝思。想其爲人。標致必甚高。學術必甚正。誨人必自有矩矱。處己必自有劑量。其容儀必如瑞日祥雲。其音吐必如金聲玉振。但恨未得入其疆闔其門。伏其墀下。望其咫履耳。今年正月。遣小兒齎猥稾。謁養吾先生。養吾賜之筆帖。俾小兒籍之以通於左右。一見之頃。即荷先生進之教之。館之穀之。覆燄之稾。又荷褁之拂之。張之大之。將使廣布而久傳之。雖古之號爲莫逆膠漆者。其相與用情不過如是。豈有未諗而用情如是者乎。無乃前日之幽思精想者。潛有所感而遇此也。不然。天下安有望外之獲。若此其侈者。中心之感。何可云喻。小兒來歸。詳言先生標致不俗。學術有源。誨誘之得其法。出處之適其宜。與其貌之溫而恭也。言之約而中也。某思竊自念。此正向者想像之中。若有所見者。無疑矣。豈幽思之極。精神所感之驗耶。豈非斯道之所寄耶。某年雖衰耄。儻未就木。尚圖扶杖進見一瞻道德之光。以慰平昔思想之渴。秋暑尚炎

切祈自愛。以壽斯文之脈。

鼇峯書院記

丘錫

吾鄉熊氏中原文獻之家。唐季提兵入閩。而卜居於義寧山。子孫世業於儒。詩書禮樂之澤。逮今猶昔。宋初有熊公知至。自號鼇峯先生。隱德不仕。立書院於鼇峯之下。以詩鳴。得晚唐體。有鼇峯隱人集行於世。紫陽夫子倡明道學。熊公節號端操。先生者。在於門人之列。編修性理羣書。而爲學者矜式。修理鼇峯書院。以延師友。至宋季勿軒先生。大倡斯文。顧瞻梓里。重而新之。又增先聖燕居堂於前。道原堂於後。左則祔文公師友之祠。右則建熊氏忠孝之祠。以其門對雲谷。況接文公道學之傳。因改額曰雲谷書院。先生居崇翁汾之洪源。立長林書院。又於武夷五曲晚對峯之左。築洪源書堂。門人受業者四方雲集。遠自江左、東吳、漳泉而至者。朝夕相與講明聖賢正學。平生所著四書六經。皆有通解。通鑑廣義諸書。著作甚富。第恨遭時不遇。皆厄於兵燹。良可惜哉。惟所存者四書標題、周易講義、大學廣義、三禮考異諸書而已。晚年修通解。竟未完書而卒。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歟。國朝建立學校。士子皆居泮宮。而各書院漸至寢廢。而爲風雨侵淩。鞠爲茂草。永樂初年。因被勢家侵占書院基址。至正統十二年。先生之六世孫以其事聞之上臺憲司副使高公、僉事董公。按圖考正。重整書院。方今聖天子以先賢有功德於綱常者。免其子孫差徭。恩至大也。予幼讀先生書。知先生甚悉。今其孫乃託爲記。序其本末。予忝與同鄉。去先生之世若此未遠。近先生之居。則更甚也。因勉而言此。以示搢紳之學先生之學者。前纂修國史教授邑人雲谷丘錫。

書於丘山精舍時正統十四年歲次乙巳季夏初吉也

林若存

送退齋歸武夷

我未識退齋虛生七十載一旦遇諸途未語心先拜堂堂眉睫間禮樂見三代正塗日以荒良心日以壞天不產斯人吾道將疇賴

又

書院新鼇峯五賢祠學宮焉邵獨避席將無道不同專專論的派此理誰當窮獨學無師友前儒議溫公準繩規矩內安得鞭霆風

又

我七君六旬從會知無期但貪言議合不悟光景非先生明當別吾將疇決疑欲言尙何限記一十已遺及其未溘先幸無靳珍題

又

大海何茫茫海桑逝不留武夷有喬木虯枝尙相繆自昔擢巍科爲今聞大猷萬里憚北上三年喜兩游長身古衣冠龐眉瞭雙眸雖與今人居不與今人儔和風顏子春泰山鄒孟秋一雙憂世淚濺入銀河流相期入聖域舍子誰當優奈何棄我去犖确歸途修我欲斷中流去櫂何悠悠我欲息天風別袂何颼颼明晨君已遠晚歲吾何求恐無後會期笑作來生謀

又　丘釣磯

穆穆朱夫子。於道集大成。嗟予亦私淑。奧義終難明。退翁獨何幸。而乃同鄉生。雖後百餘載。元機若親承。斯文幸未墜。載道來桐城。平生疑惑處。喜得相考訂。秋風吹庭樹。忽作離別聲。吾儕各衰老。何時重合并。願言且少住。勿棄斯文盟。聖賢千萬語。只在知與行。前修何可企。勖哉共修程。

又　林純子

紫陽遺緒孰能尋。修綆憑君爲汲深。獨學自慙無益友。遠來何幸有知音。谿山雖隔千餘里。道義相孚一片心。且與梅花送歸去。郊迎斷在綠楊陰。

登雲谷呈熊退齋　陳大觀

四書日行天萬古仰餘光。讀之十五載。稍稍知慚惶。不辭千里遠。意升文公堂。多謝退齋翁。爲予指迷方。初來心猶疑。久之念俱忘。齒齒南澗石。廬峯正斜陽。雲葉弄清影。瑤花吹古香。失笑丹崖上。振夜巖溜傍。須臾林景開。仰見天蒼蒼。晦庵數椽屋。破碎雲中央。土花照人碧。甃瓦如鴛鴦。下有神仙宅。金碧相煜煌。玉狗守洞口。白蟆遶丹房。上有赫曦臺。冥邈超八荒。君山粒米小。滄海寸線長。乃知子朱子。胷次不可量。道高古無上。聊託千仞岡。斯人今已去。餘迹欣未亡。悠哉一長嘯。宇宙空茫茫。

贈退齋同年貢舉　吳語溪

看花攜手鬢俱青。一轉頭來昨夢驚。四海同年今有幾。相逢此日得無情。著書君已名千載。廢學吾方悔

半生離合升沈何足計相期進德是功名

鼇峯書院舍菜禮成　李德臣

鼇峯峯前子熊子舉目乾坤淚如雨百年學絕白日飛要作山中古鄉遂相看雲谷青不了手決流泉挹清泚古心古貌古冠衣晨夕四書與三禮偶然乘桴海天去亦欲觀周從魯始歸來族里喜相迎急整舊書尋墜紀聖師在上誠洋洋衆職遂能各循理疾雷驅雨鳴蒼屏夜半青山塵一洗禮成少長各相慶紅燭燒殘生旦氣愧予分猷何所堪持此敬心良未已世教不明師道缺萬里狂瀾誰柱砥先生憂世心更苦神氣半腴貌枯槁文公平生亦多迍四海道行今不死吾愛此鄉人尚淳文獻餘風易爲起天遺高標示準則豈但善良薰菅鄹村南曉發蓑鍤忙村北夜深絃誦沸公家吏卒亦罕到箇中可見桃源似憶昔一別廬山青卻後佳幽少如此關河落落文在茲景行高山端可企三間瓦屋便卜鄰飽挹春風論經濟八荒我闥及時出未必天公了無意載拜魯叟決此謀狂者聖門應不棄前汀采芳暫分袂定擬重攀小山桂初來相見新相知此日還憑此詩寄明蟾照水衆星下會看一笑如期至

熊勿軒先生文集

晉江許祖涝小山校

孝經大義序　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所得顏芝本。閒字下集有王字。是。

史纂通要序　推皇帝王伯所自始。所字集無而以自始二字連下讀。

童竹澗詩序　善類多歸焉。集本此句下有充之有田無終乏北海之風十一字。平居瀟然閒適。平居二字集作難再平三字。

送詹君履序　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集作以文公之行之學。至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涝案朱子上黃中書云。今日之來。將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人弟子之列。文中當用此事。似應以集本爲正。

熊竹谷集跋　此二卷題曰直方小藁。僅存語。則藁字下有三字。涝案下文有壁藏考亭書院記　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集作郭君瑛父。按二本均可通。但郭君名是否一字兩字。似宜有。似宜檢崇安職官志一查。

祀典議　此文集本附於郡泮五賢祠記之後。不另標題目。涝案末有輒申其義語。則分爲二非也。

第六條　今宜改爲東坐西向北上。坐字集無是。

考亭記田疏　式修寢宅。式集作或。

謝貢舉啓　雖經入以叩閽。雖經集作難徑。涝案二本均可通。

送勿軒先生歸武夷　肯會於莆。集作肯命於蒲。涝案集本借用經語。亦通。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熊勿軒先生文集

附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熊　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

六二九〇上　益